桓公
莊公

左傳快讀 卷貳

古城區圖書館
天雨流芳

曲江書屋新訂批註左傳快讀卷二

晉杜　預元凱先生原註
唐陸元朗德明先生音義
宋林堯叟唐翁
朱　申周翰兩先生參註
本朝馮李驊天閑
陸　浩大瀛兩先生批評

同學諸子參閱
善化李紹崧駿出選訂
男　履道　晉道
　　謙道　頤道
　　秦道　恆道
　　豫道　萃道　校字

桓公

公名軌一名允惠公之子母仲子隱公之弟弒兄自立在位十有八年為齊所弒諡法辟土服遠曰桓

桓王
九年

元年

鄭莊公三十三年　晉哀侯七年　衛宣侯八年　蔡桓侯四年　曹桓公四十六　齊僖公二十年

宋殤公九年　杞武公四十年　陳桓公三十四年　秦甯公五年　楚武王三十年

天雨流芳

宋公馮與督弑君而立桓公本亦弑隱而立者也君子疾同類相黨同惡相長故賤不爲諱曰以成宋亂疾其受賂也

〔稷〕宋地當在今河南歸德府境

此篇是倒裝法也他處皆先敘而後斷此獨先斷而後敘蓋特出变格

桓王十年

二年

（胡傳桓[illegible]無王而[illegible]文書王正月者以天道王法正宋督之罪也）

（與夷宋殤公名穀梁曰孔父先殺其曰及）

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

（傳也書字及其[illegible]秋之義也邵曰會盟言及別內外也會盟言及序上下也）

（宋有弑君之亂故爲會欲以平之稷宋地名公爲志）

其大夫孔父○三月公會齊侯陳侯

（成宋亂故曰以穀梁曰以者內爲志焉爾也）（成平）

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宋大夫華氏名督戴公之孫也）（孔父名嘉乃孔子六世祖）（於道路之間）

元年冬。宋華（去声）父（音甫）督。見孔父之妻於路。目

[illegible]不過以下半篇申說上半篇耳上截依經分項下截司馬則然以上申說弒君遂相宋公以生申說立華氏作讀似乎參差熟讀乃見整齊章法神化極矣左翼云欲奪其妻而攻而殺之藉口於民不堪命又懼公之怒而行弒逆且賂四國之君立己以成其亂專橫不軌與國受其賄惑天下受其籠絡遂相宋以寵利終州吁之亂討賊者衛有石碏而宋則無有請討于陳陳人尚知大義今四國受賂立華氏以還天昏地黑綱紀大壞亂臣賊子幾何不接跡於

逆而送之（既逆視其來又送視其夫）曰。美而豔。（美以質言豔以神言）二年春。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弒殤公。君子以督爲有無君之心。（[illegible]雖爲君而心實無之）而後動於惡。（而後敢動此殺孔父之惡念也）故先書弒其君。（故春秋誅督必先書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也）會于稷。以成宋亂。爲賂故。（經又責會于稷以成宋亂何也蓋以魯受郜鼎之賂故不惟不討而反立華氏以相宋也）立華氏也。宋殤公立。（殤公以隱四年卽位）十年十一戰。（至桓二年纔十年爭戰之事有十一次）民不堪命。（宋民疲於兵甲實不堪聽命）孔

天雨流芳

天下乎
搃先字已字在華氏心中乃惡極罪極在左氏筆下則奇極僻極行文與事相準便自絢爛奪目聘侯謂正月弑君三月會稷停停當當毫不着驚總之日逆而登之時早已籌算萬全內而本國外而鄰邦無不安頓妥貼故一發勢如破竹已弑以下三十六字一氣急遞無非表華氏之惡左氏却盤托出真有刺影出血繪水聞聲之能
最要看他這等複說處省不得又多不得手法全在一已字作轉棙

（司馬掌邦政職主兵也）（大宰司徒掌邦政職主政令也）

父嘉為司馬。督為大宰。故因民之不堪命（督先宣其示告於四方之民曰）（[illegible]與兵乃由司馬君非關我事也）

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已殺孔父而弑殤公。（莊公卽穆公子馮也隱三年出居鄭至是督召之歸國）（立為宋君以親昵鄭國）（又以郜國所造之大鼎賄賂桓公）

召莊公於鄭而立之。以親鄭。以郜（音誥）大鼎（公[illegible]四國皆受賂故不討賊）（故遂使華督相莊公此所謂為賂故立華氏也）

賂公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公。

左劉云一婦人其禍大而亟及於君冶容誨淫大易垂戒知其流毒長也孔父內不能正家外不能正君與殘賊處而不知早為之所殤公受穆公之讓不思成先君之義以和協其弟日耽耽惟除害是務黷武窮兵民不堪命貽羣臣口實皆有致死之道并見於篇首可於言外會意此下斷語後用補敘曲而有直

大雨流芳

體筆法奇變

郜郜有二城北郜城則有郜國又南二里曰南郜城則爲宋邑隱十年取郜是也俱在山東兗州府城武縣

此篇畧敘事而詳議論起手只一筆點過下以議論代敘事末以斷臧孫者斷公蓋又一格

二年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器從名地從主人郜鼎宋滅郜所取不義之物故謂之郜鼎今亦取之不義故曰取郜大鼎于宋大廟周公之廟納以不義之物）廟（[illegible]日以明惡是也）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非（以弒逆之物汙周公之盛德非禮之極也）禮也。臧哀伯（魯大夫僖伯之子）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必將昭明盛德閉塞違邪）以

天雨流芳

弒本弒君之賊哀伯借題發揮結處竟將違字移在君分中此作者之綿裏針也

昭德塞違並提下分兩截猶懼或失至易紀律重發昭德今滅德至君之何重發塞違而昭德則在賓位中寫出塞違則在主位中寫出上反下正詞雖分承而意實側遮極整極変之文

德字違字是一篇綱領昭塞滅立是一篇肯綮臨照百官明示百官是一篇眼目

上截昭德塞違並提下截亦以滅德立違並提

臨照百官。（以此道臨百官如日月之照臨下上）猶懼或失之。（猶恐不能徧及而或失遺）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故必昭彰美善之德以顯示後人）是以清廟茅屋。（清者肅穆之意廟廟也以茅飾屋）大路越（音活）席。（大路玉路祀天之車也越席結草為席也）大羹不致。（大羹肉汁也不致不和五味也）粢食（音嗣）不鑿。（粢食粢盛之黍稷也不鑿不精也）昭其儉也。（凡此所以昭其德之儉也）袞冕黻珽（他頂反）帶裳（袞畫衣也冕冠也黻韋韠以蔽膝者珽玉笏也帶革帶也裳下服也）幅（音逼）舄。（音昔）衡紞（都敢反）紘（獲耕反）綖（音延）昭其度也。藻率（音律）（幅若行縢束脛自足至膝也舄複履也衡所以維持冠者紞冠之垂者紘纓從下而上者綖冠上覆也度尊卑制度藻率以韋為之所以藉玉者佩刀之削上飾曰鞞下飾曰鞛鞶大帶厲大帶之垂者游旌旗之旒纓馬之飾數貴賤等數）鞞（音丙）鞛。（布孔反）鞶厲游纓。昭其數也。火龍黼黻（火龍上衣畫飾黼黻下裳畫飾文華彩文章也）

天雨流芳

[illegible]滿篇目前[illegible]臨照百官起以臨照百官結後以寘賂器於大廟起昭違亂之賂器於大廟結是每截各爲首尾末以君違諫德雙收應起又合全篇爲首尾並現疊矩極変極整試問古今作手有能出其範圍否

上截實發昭德滞合塞違下截實發立違滞合滅德昭令德以示子孫領筆用虛夫德云云束筆用實百官象之領筆用實其若之何束筆用虛相對中無一筆不変老上截大作鋪排下截用瞥波叠浪之筆體勢相配而行又一定之法

（車服器械之有五色皆所以比象天地四方物者昭其物不虛設也）（鍚在馬額鸞在鑣和在衡鈴在旂此四者）

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鍚（音揚）鸞和

（皆鈴之類動則有聲也）（三辰日月星畫於旂[illegible]象天德之昭明也）（夫人君之德）

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夫德儉

（儉約而有嚴肅之制度）（[illegible]貴賤而有降殺之等數）（旂之文章器物以紀載之）（播之聲音明象以發皇之）

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

（如此[illegible]以照臨百官）（然後百官無不戒謹恐懼）（而不敢変易綱紀法律）

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

（今公受賂是不昭德而反滅德立華氏是不塞違而反立違）（而又寘賂器於太廟之中）

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於大廟

天雨流芳

也撥昭德寫得何等堂皇冠冕滅德寫得何等戰兢惕厲桓公不聽哀伯亦失言矣然玩其詞令典贍雄渾正直批鱗竟與乃父僖伯諫觀魚篇同一忠告也臧氏父子亦賢矣哉呂東萊謂羽父之請爲威公畫簒國之謀哀伯之諫爲威公建保國之策始亂者羽父也成亂者哀伯也正名定罪不當置哀伯於羽父之下誣哉東萊之論誠刻也

贊哀伯正所以深責桓公此文家加一倍法

（以明示滅德立違之迹於百官）（如此百官從而效之）（上行下效其將何以誅責之）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是故國家之敗）（蓋由百官所以失德而回邪）（蓋由人君受賂而其迹彰明使百官無所忌憚也）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郜鼎（今以郜鼎納於大廟）（其寵賂之彰著孰甚焉）（九鼎夏禹所鑄三代以爲傳國寶也雒邑周之京都）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於雒邑。（武王應天順人伯夷叔齊猶且義不食周粟）（何況受違亂人之賂器而昭著於大廟以臨示百官）義士猶或非之。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於（其何以臨照百官乎）（不聽哀伯之諫）（周內史之官聞哀伯之言）大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周內史聞之曰。臧

天雨流芳

雒邑（武王克商乃營雒邑而後去之又遷九鼎當時但營洛邑未有都城至周公乃卒營洛邑謂之王城卽今河南城也故傳曰成王定鼎于郟鄏○今河南府洛陽縣城內西偏卽王城故地○雒與洛通）

孫達（達卽哀伯名也）其有後於魯乎。（此人必有後於魯而不失職乎）君違（於君有立違之行）不忘諫之以德。（哀伯不忘其忠而納君以昭德）

左翼弑君之賂不可納于大[illegible]若周公何提明此意令公毛骨俱悚君於百官有許多正大[illegible]維持防閑百官纔知戒懼今一概滅去明示以賂如何了得不敢不易紀律紀律法也法本於德德是法之本百官畏法則不敢失德君若滅德則百官不畏法易者輕而忽之也人君御臣喜廉而惡貪而於己身反之何以[illegible]臣國家之敗四句諷切最緊百官象之見上行下效捷於影响不但寵賂滋章隱然[illegible]人可爲當爲寒心曰明示曰章與昭字映所以深著取賂納廟之非[illegible]賂當求自暮夜藏之深宮不可令衆人知也篇中屢提太廟大有意在德之祖公[illegible]督同惡哀伯所陳七德九鼎固有對針特其出語婉折[illegible]違彼之怒至其文筆高古光怪陸離則王或菴所云如天球河圖豈秦漢以下所有盡之

二年

曲沃伐翼（經不書）

翼晉舊都曲沃晉别封成師之邑內相攻伐多歷年所不告亂故不書傳具其事爲後晉事張本至此特詳敘其始末原委曲而暢之也

天雨流芳

條（今山西平陽府解州安邑縣有中條山縣北三十里有鳴條岡）

千畝（西河介休縣有地名千畝今屬山西汾州府顧氏炎武曰穆侯時晉境不得至介休按史記趙世家正義曰千畝原在晉州岳陽縣北九十里岳陽縣今屬平陽府）

此篇敘曲沃始末爲滅翼起本是追敘法命名封建事在春秋以前而敘於武公伐翼時文分三段讀第一段命名論

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大子。（當戰於條之時適太子始生太子卽文侯）命之曰仇。（意取怨敵之義仇音求怨敵也）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其弟文侯之弟宣王三十九年王與戎戰于千畝而穆侯又生子）命之曰成師。（師衆也取能成其衆之義成師卽桓叔）師服（晉之大夫）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夫名以制義。（夫命子之名必因其字而取其義）義以出禮。（禮有節文由義以裁制事物）禮以體政。（有禮則可以爲政之體）政以正民。（己率以正孰敢不正故政所以正民也）是以政成。而民聽。（是以政成於上而民聽於下）易則生亂。（若反易是道必生禍亂）嘉耦曰妃。（嘉善之配耦則名之爲妃）怨耦曰仇。（怨惡之配耦則名之爲仇）古

天雨流芳

其兆亂第二段建國論其本弱第三段乃詳寫其亂弱以結應上文單讀前半則先敘而後議合讀末段又先議而後敘章法前偶後奇變化莫測蓋又出一新意也

前命名後建國命名是建國之本建國以終命名之案看中間聯絡自見兩段起法轉法收法已開比偶法門而又卻自錯綜議論正大可爲千古龜鑑

始亂承兆亂轉下

前半用整對後半用層遞中間用寬衍末後用簡括變矣而始亂一節

（此古人所以命名也）之命也。今君命大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晉國之亂其始兆於此矣）（嫡庶名反逆成師黨必啓傾宗國也）（惠魯惠公）（其年晉文侯卒子昭侯元年危不自安）亂矣。兄其替乎。惠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故封成師爲曲沃伯）（沃烏酷反）（靖侯桓叔之高祖父言貴寵公孫爲之傅相也○欒盧官切）封桓叔於曲沃靖侯之孫。欒賓傅之。師服（言國家之所以能植立者）（根本大而枝葉小國都爲本湯邑爲末）（以大制小則根本乃固）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故天子至尊封建諸侯之國以藩屏之）（諸侯則但立大夫之家）（卿立庶子之長以爲側室之官）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

大雨流芳

其能久乎結句與首段兄其替乎相配其起句又與末段起句相配既對上又聯下分明以此作通身轉捩也章法尤奇変絕人

▮平某年逐節鋪敘乃參差中乃整齊法無此即演亂不成片段矣從人叙事本末皆倣此又另是一追叙法也

曲沃（在河東聞喜縣今曲沃屬）

有貳宗。（適子爲大宗立次子爲貳宗）士有隷子弟。（士卑自以其子弟爲僕隷而已）庶人工商。各有分（去声）（各有親疎以相分別）親皆有等衰（音催）（蓋自天子以至庶人皆有等第降殺以辨上下定民志也）是以民服事其上。（民志素定故盡心力以事其上）而下無覬（音冀）覦（于朱反）（而在下者不敢覬覦高位）今晉甸侯也。（晉於周爲甸服之諸侯而晉自甸服）而建國。（而封桓叔於曲沃大都耦國先自弱其根本矣）本既弱矣。其能久乎。（翼都不久將爲曲沃所得矣）惠之三十年。晉潘父（晉大夫）弑昭侯（昭侯文侯之子）而納桓叔。（時桓叔欲入晉晉人發兵攻桓叔桓叔敗還歸曲沃）不克。晉人立孝侯。（立昭侯之子）惠之四十五年。

天雨流芳

平陽府聞喜縣屬絳州

翼（在平陽絳邑縣東今平陽府翼城縣是也縣東南有古翼城）

陘庭（翼南都邑今平陽府翼城縣東南七十五里有熒庭城即陘庭也）

一路啣接而來到此詘然而止筆力簡勁

附錄曲沃伐翼傳○隱五年曲沃莊伯以鄭人邢人伐翼王使尹氏武氏助之翼侯奔隨○曲沃叛王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

曲沃莊伯（莊伯桓叔之子）伐翼。弒孝侯。翼人立其弟鄂侯（莊伯弒孝侯晉人攻莊伯莊伯復入曲沃晉人立孝侯之弟郄為鄂侯鄂侯以魯隱公五年奔隨其年秋王立鄂侯之子光于翼是爲哀侯）鄂侯生哀侯。哀侯侵陘（音刑）庭之田。（陘庭翼南鄙邑侵奪其田也）陘庭南鄙。啓曲沃伐翼。

附錄桓公三年。武公弒哀侯。晉立其子小子侯。桓公七年。武公弒小子侯滅晉。（八年）冬。王命立哀侯之弟緡。（○緡音民）莊

天雨流芳

隱公六年翼九宗五正頃父之子嘉父逆晉侯于隨納諸鄂晉人謂之鄂侯

嬴（齊地嬴縣故城在今山東泰安府東南五十里）

公十六年。武公伐晉侯緡。滅之。盡以其寶器賂於周僖王。僖王命武公爲晉侯。則師服之言驗矣。（宋莊公元年）

（桓王十一年）三年（經從此盡十七年皆不書王惟十年有王陸氏龐其曰穀梁以爲桓無王故不書王杜氏以爲王不班歷故不書王劉炫以爲闕文三說）

春正月公會齊侯于嬴秋七月公子

天雨流芳

讙魯地濟北蛇邱縣西有下讙亭下讙故城在今濟南府肥城縣西南○蛇以支反○讙呼端反

會嬴已爲彭生伏筆矣陳氏際泰曰翬帥師不氏安知翬非未賜族乎至逆女始稱公子安知非桓德而賜之乎

總提一句作斷下分四項送之一不送形出齊侯之送非禮筆法整齊中有參差也

以公不自送爲主特寫在天子分內見至尊猶

（未知孰是）（禮君有故則使卿逆）（讙齊地已去齊國故不言女未至於魯故不稱夫人）（○讙呼端切）

翬如齊逆女。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公不由媒介自與齊侯會而成昏非禮也）（翬卽羽父也）

春。會於嬴（音盈）成昏於齊也。秋。公子翬（呼韋切）如（逆女逆姜氏也）（昏禮雖父母之命其言必稱先君以爲禮辭）（傳稱魯君命逆女故曰公子）（齊侯襄公也）齊逆女。脩先君之好。（去声）故曰公子。齊侯送（國之大小相匹敵者）（國君之姊妹）姜氏。非禮也。凡公女嫁於敵國。姊妹則上（以禮加於先君之遺體）（公子國君之女也）（○下字底也賤也皆上声後倣此）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

天雨流芳

不送也前後四送之恰安主句于中有體有法無一字苟

（小國之女嫁於大國）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諸侯之女上嫁於王朝）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

（桓王十二年）四年（陳桓公卒其弟佗殺太子免而自立）

（桓王十三年）五年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天雨流芳

此篇傳王伐鄭卻詳寫鄭伯禦王是反客作主矣然前寫其謀之毒中寫其事之悖後寫其詞與禮之詐而深惡痛絕之意正在言表其寫王只首尾王爲中軍王亦能軍兩筆着墨無多使人讀之想見旌旗紛糾不振氣象亦在言表此左氏依經釋義而以用筆多寡爲定案也

經紀三國從王伐鄭傳言王以諸侯伐鄭卻又不直作起句而先以奪政不朝對起然後接出伐鄭禦之對承末亦以王鄭雙收作結中間寫王師極其冷淡平常諸

王奪鄭伯政（周桓王盡以政與臣不使鄭莊復知王政）鄭伯不朝（怒王而不來朝）秋王以諸侯伐鄭（以蔡衛陳三國之師伐鄭）鄭伯禦之（鄭不受伐故禦王師）王爲中軍（桓王自將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虢公林父爲王卿士故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黑肩周桓公也）將左軍陳人屬焉鄭子元（公子元）請爲左拒（俱甫反）（拒方陳也）以當蔡人衛人（當抵敵也）爲右拒以當陳人曰陳亂（陳軍不整）民莫有鬬心（民無爭戰之心）若先犯（我鄭師若先犯陳師）

天雨流芳

侯勉強從王幷無敵王所慊之意殆破射而猶能軍情勢可慨寫鄭師極其熱鬧雄健有子善謀有臣善射既射而又欲從之情景實在可惡此平提側重之法也

敘王中軍在前敘鄭中軍在後只一倒換法

繻葛或云即長葛也今河南開封府長葛縣北二十里有故城

命二拒曰與上魚麗云云本一串事卻將戰於繻葛隔斷使兵法文法一齊變動妙甚

之。必奔。（陳必奔走）王卒顧之。必亂。（王之卒顧見陳兵奔必驚而亂陳。）蔡衛不枝。（不能兩相枝持蔡衛）固將先奔。（將先王卒而奔敗）既而萃於王卒。（既敗而與鄭合兵聚攻於王軍）可以集事。（則可以成戰勝之功矣）從之。（鄭伯從之）曼（音萬）伯（曼伯檀伯）爲右拒。（五人皆鄭大夫）祭（音蔡）仲足爲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奉承鄭莊公在中軍〇奉上声）爲魚麗（魚麗陳名）之陳（去声）先偏後伍。伍承彌縫。（司馬法車戰二十五乘爲偏五人爲伍以車居前後繼以伍以承偏之闕漏而彌縫之也）（此言魚麗陳法）戰於繻（音須）葛。（鄭地名）命二拒曰。（鄭人號令左右二拒）旝（音膾）動而鼓。（旝旃也通帛爲之蓋今大將之麾也以旝動爲號則各鳴）蔡

天雨流芳

[illegible]曰二句節以言詳當實事敘法尤緊而變化

敘謀詳敘戰畧虛者實之實者虛之左氏多用此法

子元謀畧不當號公而當蔡衞陳何耶三國莫有鬭志徧師犯之自然奔潰王亦能軍若先當王勝敗可遽定乎

是夜鄭伯不管王怒與不怒只管來勞且問左右好大胆氣但不知此時左右何辭答鄭兩下光景眞不可解左氏亦不再敘何如勞何如問便煞住想是以不解解之耳

（鼓以進兵也）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攻王之中軍）王卒大敗。祝聃（他甘）射（音石）王中（去声）肩。王亦能軍。（王雖受傷猶殿而不奔故曰能軍）祝聃請從之。（不知從之何事欲追而殺王乎）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凡事不可多出人之上）况敢陵天子乎。（已射王中肩尚不謂陵天子乎）苟自救也。（今鄭上[illegible]而自救其國也）社稷無隕（于敏反）多矣。（不隕墜其社稷其爲幸已多矣）夜鄭伯使祭足勞（去声）王。且問左右。（發勞王問左右不過打點消息耳豈眞能盡臣節哉若果知有罪則當肉袒啣璧以來矣止勞王乎）

補音○祖上上声并無去声後不重音○上字自下而上皆上声後倣此

天雨流芳

楚（南郡江陵縣北江陵縣今屬湖廣荊州府楚至莊十三年始入經）

隨（杜義陽隨縣今在湖北德安府隨州古城在州南）

此是論戰第一首有主腦有波瀾文字後來曹劌宮之奇等議論總不出此前段忠民信神并提而民餒矯舉已自側重後句竟侯單把事神支吾便特提出民字說索性說事神原棄在成民分疏三段又總括一段反復鋪排語語老辣

（桓王十四年）

六年（陳厲公躍元年）

楚武王侵隨（楚國芈姓子爵僭稱王隨姬姓[illegible]侯爵凡出兵有鐘鼓曰伐無鐘鼓曰侵）

楚武王（武王名熊通始僭王號）侵隨使薳（于委）章求成焉（薳章楚大夫求成求與隨講和也）軍於瑕以待之（楚師軍於隨之地以待隨之報瑕隨地名）隨人使少（去声）師董成（少師隨官名未詳姓氏董正也謂兩君不相見而使人往成和議盟也）鬭伯比言於楚子曰（伯比楚大夫令尹子文之父）吾不得志於漢東也（言我楚之所以不得逞志於漢東之諸侯也漢水名）我則使然（我則失策使之然也）我張（張去声自侈大也下同）

天雨流芳

所其蕩漾處皆其警策
處也
將詳伯比一番策畫預
爲結處伏脉左氏於各
開話頭亦必彼此令其
相應此章法所固然耳
懼字伏後懼字協字伏
後親兄弟之國首尾一
綫
孫月峯曰語簡淨鍊法
藏其中
周聘侯曰且比憂季梁
伯比幸少師君子小人
勝負消息關係人國豈
淺鮮哉
【漢】漢水出武都至江
夏入江武都今漢
中府寧羌州江夏
今武昌府江夏縣

（我楚平日張大　而使各被其　以武威臨示　彼諸侯見我婣）
（吾三軍之人　堅甲利兵　漢東之諸侯　此則皆恐懼而）
吾三軍。而被（皮寄反）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
（同心協力　故難[illegible]其黨此我　以我所云今則不　惟隨）
（以謀禦我　之所以[illegible]策使然也　然夫漢東諸國　爲大）
而協以謀我。故難。間（去声）也。漢東之國隨爲
（間窺覷小國則小國必自離心　此乃我楚之　少師恃寵）
（不與之協[illegible]而隨勢孤立無援　利用兵也　而自侈大）
大。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
（請楚子[illegible]羸弱之兵以　楚大）
（驕張少師之心使之忽楚　夫）
侈。請羸（力爲反）師以張之。熊率（音律）且（子余反）比曰。季
（季梁隨之　自必知楚謀　言今卽不得逞志　季梁雖賢不如少）
（賢大夫　而諫隨君　將後必墮吾術中　師有寵得君之深）
梁在。何益。鬬伯比曰。以爲後圖。少師得其

天雨流芳

開口一句喝破又將急字破追字然後轉正論左翼云若無此段議論不能回隨侯季梁本領亦不見但忠民信神此處畧撮大意實際尚在後面文情由虛入實有抽繭剝蕉之妙

（其言易入耳）君王毀軍而納少師（楚王從伯比之謀匿其精兵示以老弱而後納少師相見）。少師歸。請追楚師（不知楚計謂楚兵果弱而請師以追之）。隨侯將許之（信少師之言將出兵追楚）。季梁止之（諫止隨君）曰。天方授楚（楚自若敖蚡冒以來勢日強盛乃天授也）。楚之羸。其誘（音有）我也（今楚之示羸蓋欲誘我墮其計也）。君何急焉（君當緩以圖之何必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小國之所以能抗敵大國）也。小道大淫（必小國有道大國淫僻乃可以抗）。所謂道（所謂小國有道者何也）。忠於民而信於神也（盡心治民與誠實事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為君行政但思有利益於民者即所謂忠也）。祝史正辭。信也（祝官史官實陳其辭而不欺誑乃所謂信也）。今民餧而（今隨之民皆饑餧而君逞縱其情欲）

天雨流芳

不說不能敵而曰不知其可作挑剔以看他如何答應就如何再破他

季梁民神並提隨侯單就神一邊回答又看季梁如何破法

民爲神主重提一句便欲將自己本領層層說出矣

看他順接隨侯事神豐備之意分三樣告曰整整三段不說如何成民郤將成民嵌入事神內句句事神而句句總是由成民後入側串法都本於此而三段五個謂

（祝史詐稱功德以告於鬼神）（如此則孰淫孰道臣不知其可敵否也）（隨侯曰）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公（牲牛羊豕也牷純色完全也腯亦肥也）（黍稷曰粢在器曰盛豐厚也備具也）（我之事神如此何可謂之不信）曰。吾牲。牷（音全）肥。腯（徒忽反）粢。盛（音成）豐。備。何。則不信（[illegible]人而行[illegible]故民爲神之主）（古之聖王先務養民成就而後致力於鬼神）（乙奉上声下同）（言其牲之所以廣大而肥腯者）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蓋因民力之普偏安存有餘力以畜物也）（四謂字皆告神語下同）（故其所畜之牲以致如此之碩大蕃多滋息也）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許六反）之碩大蕃滋也

天雨流芳

其以兩謂字作首尾提束多少各極其妙乃整齊中參差法也歷歷生動花團錦簇之文

三段卻又是兩段先成民一段致力於神

至此總結歸到請追上與今民餒一段文法相配結構之密毫髮無遺恨也

謂其不疾瘯（七木反）蠡（力果反）也。（有如此無疥癩之牲而皮毛不致瘯蠡也）謂其備腯咸有也。（有如此之極肥羣牲而皆具備也）奉盛以告曰。潔粢豐盛。（言黍稷之所以潔淨而豐盛者）謂其三時不害。（蓋因春夏秋三時國不妨農天無災害）而民和年豐也。（而民得盡心協力耕耘和氣致祥故年亦豐登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嘉善也栗敬謹也言旨美之酒嘉善而將之者）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蓋從上而君臣下而士民皆有嘉善之德而無違理之心也）所謂馨香（所謂馨香之氣上達於天者無讒謗邪慝）（之行以聞之也故書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無讒慝也。（此下又將成民致神實際詮透）故務其三時。（不奪農時使民無廢業）脩其五教。（脩五倫之教使民有常心）親其九（親睦本宗）

天雨流芳

王字豐字自爲呼應

親兄弟之國暗應伯比協字懼而脩政暗應伯比懼字極其完密

一句打轉求成方有結案

（九族使民知效法）（有此三者然後致力）（先成利民所謂忠也正辭以祭所謂信也）（於是乎成民而民無不和致力於神而神必錫福）

族。以致其禋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

（人願神歆而戰則必克有道故也）（今[illegible]貳各懷[illegible]心）（民爲神之主民懷異心則鬼神莫知所主）

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

（今君雖日[illegible]備惟君獨豐耳）（神將乏之矣其何能降福）（內脩政事以成民）（而外睦漢東諸姬之國）

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脩政。而親兄弟

（庶[illegible]免楚國侵伐禍難）（隨侯聞季梁之言始畏懼而脩政）（楚遂與隨成以爲後圖爲八年）

之國。庶免於難。（去聲）隨侯懼而脩政。楚不敢

伐。（伐隨張本）

補音 ○道字道德道路地名皆陶上声 道言治也引也皆陶去声後倣此

天雨流芳

左翼云立國之道內安而後外寧故修政爲急脩政之道民和而後神福故成民爲先隨楚俗多尚鬼致力於神是其所長季梁開口說忠民信神早已側重在民一邊後因隨侯將民摔下不論極力鋪張成民事以見民爲邦本舍此則政何以能脩末帶親兄弟之國想亦因隨侯好自張大漢東諸國解體故附及之與伯比所見正與略同朱叟[illegible]謂季梁議論好識見好謀畧好學術好神情意氣無一不好良佐

又云伯比豈不知有季梁而所幸者少師以邪能間正也且比非不知有少師而所憂者季梁以正能勝邪也伯比羸師之謀亦料必爲季梁所阻姑爲此以俟後圖耳夫以一管仲治之不足以豎刁易牙開方敗之有餘虞廷舉十六相所以必兼出四凶隨無季梁則速杞之敗早見今日若無少師則楚不敢伐又何自有速杞之敗哉少師雖卒爲伯比所料而此番羸師奇計卻爲季梁不行治識體皆有典則與其讀書評後有數文字而其波瀾之浩博姿態之蹁躚夏雲春濤不足喻其變舞鶴游龍不足方其奇日誦百過不知其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六年

北戎伐齊

天雨流芳

此篇爲鄭忽失援出奔起本前半敘其有功於齊後半敘其固辭師昏本一連事因要將舊時辭昏類敘作陪便索性倒插後事以隔斷之令讀者驚其起伏斷續之不測此剪裁之妙也

〔按〕戍齊乃諸侯私情非上命也饋餼班功齊人自主使魯何爲且齊非王廷又非盟會以爵後鄭齊亦妄矣左翼謂鄭忽自負其勇目無王章此說未當

（言北戎以別戎之種類襍處於中國者）北戎伐齊。（又敗王師故鄭伯使之帥師以救齊）齊侯使乞師於鄭。（以鄭前大敗戎師故）（○帥所類切）鄭大子忽帥（忽即曼伯也與弟突皆善用兵常敗燕師）師救齊。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大良少良。甲（甲首被甲者首也）首三百。以獻於齊。（諸侯四夷之捷則獻俘于王諸侯不相遺俘鄭莊以此爲己功遂不顧失禮）於是諸侯之大夫戍齊（諸侯各使其大夫助齊戍守以防戎難）齊人饋之餼。（齊侯饋遺諸侯之戍大夫牛餼牲腥曰餼）使魯爲其班。（使魯之戍大夫分別列國之故大夫爲班次以授饋餼）後鄭。（以鄭爲伯爵故班後）鄭忽以其有功也。（自以有救齊之功）怒。（驕功故怒魯之後己）故有郎之師。（郎師在十年）公之未昏於齊（桓公未娶文姜之前）

天雨流芳

倒插郎師雖是因饋餼帶入郤正見忽如此自負儘可受室以歸而固執齊大非耦之失策爲已甚也是絕妙逆跌法

兩節中間忽着君子斷語作頓挫使下文斷而復起絕妙間架

也。齊侯（僖公）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文姜後爲魯桓公之夫人者〇妻七計反下同）太子忽辭。人問其故。（怪其有失援意）太子曰。人各有耦。（[illegible]人各有敵配之耦）齊大。非吾耦（鄭小齊大勢不相匹也）也。詩云。自求多福。（大雅文王篇言求福由己非由人也）在我而已。（[illegible]在我反求諸己而已）大國何爲。（何爲倚大國以爲援）君子曰。善自爲謀。（獨潔其身謀不及國）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欲以他女妻忽）固辭。人問其故。太子曰。無事於齊。（言往日無功於齊國）吾

天雨流芳

孫先儒皆咎鄭忽辭昏失援左氏所以爲之發傳而吾謂忽篤信謹守顧名思義不似乃翁慣用機巧自求多福民其謂我兩語到是天眞未色并非矯情干譽者忽之所爲乃正經也烏可以失援沒其本眞哉但負性偏強不能權變以致奔弑遷與鄰援奚益乎若謂娶妻得援則魯桓中冓之醜將在鄭昭矣君子曰善自爲謀誠篤論也後之人必以成敗論人便失之矣

（吾猶不敢以齊大爲耦）猶不敢。（今奉君命以救齊之難）今以君命奔齊之急。（受妻室以歸國）而受室以歸。（是以師娶而得昏也）是以師昏也。（民必謂我爲利己而救齊也）民其謂我何。（遂假託鄭莊不許昏之辭以辭齊侯）遂辭諸鄭伯。

左翼鄭忽[illegible]大敗戎師此正傳也爲其有功復請妻之此餘波也因今日之固辭追敘舊時辭昏是[illegible][illegible]法亦陪襯法傳意原不以兩事對埒也賓主不分那足與論古人文字[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班饒後致鄭有郎師一事而始終本末具備錯綜參伍[illegible][illegible]之奇變至矣

劉繼莊曰忽[illegible]於齊無害於義偏有許多辭讓乃於北戎僥倖獲捷輒妄自尊大一怒興兵左氏敘作一處見其顛倒錯亂爲他日失國出奔張本不知忽辭齊昏非矯情干譽[illegible]是[illegible]負其勇見多福在我無假外援所以不肯守分循理一觸其怒即便生頭[illegible][illegible]前後病痛[illegible]一般非倏恭倏敖作兩截人也細玩自見

天雨流芳

公羊傳子同生者孰謂謂莊公也何言乎子同生喜有正也未有言喜有正者此其言喜有正何久無正也

事本典禮鄭重文亦莊正典贍而中間議論整整排寫五層一句起一句轉一句束章法絕奇因後排寫併起處敘事亦排兩之字以配之而結句短峭亦與中三單句相配無一筆龐雜者可以悟鍊格之法也

（同桓公長子莊公名也魯十二公唯子同適夫人之長子備用大子之禮故史書之於策不稱大子者書始生也）

六年

九月丁卯子同生

（莊公始生之[illegible]即桓公適夫人之長子壽誕之期故[illegible]同生故鄭重其事）（舉之舉行其禮也）（大牢牛羊）

九月丁卯。子同生。以大子生之禮舉之。接（家也以禮接[illegible]重適也[illegible]禮世子生三日卜士負之射人以桑弧氏灘曰以大牢之禮接見[illegible]逢矢射天地四方卜士之妻爲乳母）之以大牢。卜士負之。士妻食（音飼）之。公與文（世子生三月君夫人沐浴於外寢立於阼階西鄉世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命之乃降公與文姜同宗之婦命之名也）姜宗婦命之。公問名（問取名之字）於申繻（於大夫申繻）。申繻對曰。名（言取名有五說）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爲（以所生有異相爲信如唐叔虞有文在手）

天雨流芳

於當名者只申說一遍於不可名者卻中說兩遍知其所不可名而所名者不出五者之中矣此透寫反面之法

乃於六不以下突起諱名奇文折出不以而以者反筆以發明前段連寫五廢字又引證三廢字見得命名之不可不愼也而行文排偶或多或少離奇遒勁若徒板對到底則土木形骸矣

（如文王名昌知其必能昌盛周室武王名發知其必能發兵誅暴也）（如孔子首似尼丘即名丘字仲尼）（如伯魚生適人饋魚即名曰鯉）信。以德命爲義以類命爲象取於物爲假。（若今子同生與父同日之類）（不以本國國號爲名）（不以本國之官職爲名）（不以本國之山川爲名）取於父爲類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不以隱痛疾[illegible]爲名避不祥也）（不以大牢少牢爲名）（○畜許救切）（不以俎豆玉帛爲名）（諱始於周周人以諱法敬事神明子生三月爲之立）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周人以諱事（名終久必將諱之故須豫有避此爲下諸廢張本也名字另作一讀）（國不可易故廢名若燮父改唐爲晉王命改之也）（若以官則因名而廢其職）神。名終將諱之。故以國則廢名。以官則廢（廢主謂廢其所主祀之山川不更得祀）（廢祀謂廢大牢少牢不敢用之以奉祭祀）（廢禮謂廢俎豆玉帛不敢用之以行典禮）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

天雨流芳

得此三證氣方厚色方濃文貴典贍無古今一也

但舉官與山川故實而他則否非無可舉也恐數之則呆此古人之變体亦行文之定體

詘然而止恰與起句首尾相應

（僖侯名司徒遂廢司徒官名名中軍）（武公名司空遂廢司空官名名司城）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二山具敖也魯獻公名具武公名敖廢二山之名改以其鄉名山）（大物若官國山川之類俱不可命名）空。先君獻武廢二山。是以大物不可以命（物類也謂同日類叅六物如子辰丑年之類蓋桓與莊或同亥年或同卯日或同卯年或同亥日故曰與吾同物所謂取于父爲類也若單就日言同則不爲同物）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咀華謂說禮文字恰似三禮又無註疏氣得其精矣）

桓王十九年

七年

（冬曲沃伯武公誘晉小子侯殺之）

前篇季梁爲主此篇少師爲主前以用季梁而退楚此以寵少師而敗師觀於一起一結可以知文之所重矣

沈鹿 今湖廣安陸府鍾祥縣東六十里有鹿湖池即其地

黃 黃國前弋陽縣今河南汝寧府光州

桓王十六年　冬王命虢仲立哀侯之弟緡爲晉侯是爲元年　秦寧公卒出公立

八年

按史記楚子熊通伐隨隨侯請爵于王王不許至是年復伐隨通怒乃自立爲武王與隨人盟而去

楚子伐隨

隨少師有寵。鬬伯比曰。可矣。（言前張隨之計今可行矣）讎有釁。不可失也。（言少師無德而有寵此伐隨之釁隙可乘不可失此機會也）夏。楚子合諸侯於沈鹿。（合諸侯欲以求隙討隨也）（楚地名）黃隨不會。（黃國隨國不來會楚）使薳章讓黃。（責其不會）楚子伐隨。（因其不會而遂伐之）軍于漢、淮之間。（之間謂漢水之北淮水之南）季梁

天雨流芳

境弋陽城在州東黃故城在州西左翼季梁與伯比同一機軸此以怒字易懼字以怠字易侈字愚謂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季梁伯比皆能之少師不能曉此軍漢淮望楚師作兩半讀上以速戰破請下下以當王破攻右正寫其恃寵而張處有釁起去疾結章法極整極勻

〔按〕一箇不可失一箇將失兩下恰好映合而兩國勝負已隱躍於二人口吻中矣

（請隨侯伏罪而求和）（若楚不允而後與戰）（下之則楚師驕怠弗許則隨師奮怒一怠一怒戰必克也）請下之。弗許而後戰。所以怒我而怠寇也。（此蓋以六年羸師之事入隨侯之左腹故）少師謂隨侯曰。必速戰。不然。將失楚師。（興兵以禦楚師）（交綏望楚師行陣）（楚國之法以左爲重）（楚君必居左師）隨侯禦之。望楚師。季梁曰。楚人尚左。君必左。（其精兵必從王今我不可先攻楚王）（止先攻其右師）（以右無精兵在焉）（我以精兵攻之必敗）（楚師見右偏敗）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則左師之衆乃有攜貳之心我從而攻之必潰散矣）（若不當楚王之左師）（則非楚之匹敵也）衆乃攜矣。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弗從。戰

天雨流芳

遂杞（隨地當在今湖廣德安府應山縣境）

按少師胸中懷着羸師鬼胎故只管速戰當王伯比胸中懷着以爲後圖妙算故乘隙不失要必如季梁者何益焉論下弗許二語乃爲策之上者由此而推可以悟立身行己之大凡矣去其疾讎無釁矣未可克乃失其計矣首尾反正照應出自一人妙甚

于速杞。隨師敗績。隨侯逸（逸逃也）鬭丹（楚大夫）獲其戎車。（戎車君所乘兵車也）與其戎右少師。（戎右戎車之右也少師得寵故以爲戎右）秋。隨及楚平。楚子將不許。（意欲滅隨故不許也）鬭伯比曰。天去其疾矣。（少師有寵乃隨侯之疾病今被獲是天去隨侯之疾矣）隨未可克也。（未可克意中言少師去則季梁之賢見用矣）乃盟（盟謂歃血以告於神二國既平故要盟而歸國）而還。

㨿鍾伯敬謂鄭與王遇妙在避堅趣亂以分整者之神整且化而爲亂隨與楚戰妙在避堅趣瑕以分堅者之力堅且化而爲瑕愚謂師克在和陳亂莫有鬭志與少師之與季梁皆不和也皆有釁也有釁卽爲瑕雖整雖堅而不能亂者鮮矣總之國家視君子小人之進退爲興亡季梁在而敵謀沮少師寵而隨師喪

天雨流芳

虞（虞國在河東大陽縣唐改大陽曰平陸今屬山西平陽府解州古虞城在縣東北四十里）

傳虞公出奔恰好兩事連類而及雖用筆寬緊不同而上重兩罪字下重兩無厭賈害及我相

一進一退關係非輕故前篇寫季梁而以少師作陪此篇寫少師而以季梁作陪妙從楚君臣心目中看出雖有釁去疾不可失未可克敵人揣測如燭照龜卜彼昏不知如之何哉

（桓王十七年）**九年**（秦出子元年 杞靖公元年）

虞公出奔（虞國姬姓公爵周太王之子仲雍之後 不見經）

（虞叔虞公之弟）

初。虞叔有玉。虞公求旃。（旃之也 ○旃諸延切）弗獻。既而悔之。曰。

（匹夫本無罪）

（蓋由懷璧則人利其璧以致害其身此所以爲罪也 我安用懷此璧）

周諺有之。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

（桓王十八年）**十年**（曹桓公卒子射姑立是爲莊公）

[illegible]於參差中藏整須見作者精細耳

共池（地名今山西省解州平陸縣西四十里有共池）

鄖（在江夏雲杜縣東南有鄖城水經注溳水經安陸故城古鄖城也今爲安陸縣屬德安府）

其以賈（音古）害（害正字）也。（以自買禍害也賈買也）乃獻（獻璧於虞公）又求其寶劍。（虞叔有寶劍虞公又求之）叔曰

是無厭（平声）也。（所求不已是無厭足之心）無厭將及我。（貪既無厭必將殺我）遂伐虞公。故虞

公出奔共（音恭）池。（鄭莊公卒立公子忽爲昭公旋逐又立公子突爲厲公）

（桓王十九年）十一年

楚屈瑕（楚大夫名）敗鄖（鄖國名）師

天雨流芳

貳軫（貳國在今隨州應山縣境）軫國在今應城縣西俱屬湖廣

絞在今湖廣鄖陽府西北

州在今湖廣荊州府監利縣東三十里有州城一說在南郡華容縣東南

蓼在今河南南陽府唐縣南一說今義陽棘陽縣東南湖陽城

左氏敘戰最工大都長篇工於敘事短篇工於敘謀似此審勢度情曲折與衍甚兼孫吳之長而文筆過之

（○屈音厥瑕音遐）（貳軫二國名將以師盟之）（鄖國名出兵於蒲騷之地蒲騷鄖地名）（今在湖廣應城縣北三十里）

楚屈瑕將盟貳軫。（之忍反）鄖（音云）人軍于蒲騷。（音蕭）（鄖人出兵將會隨絞州蓼四國之兵以伐楚師）（莫敖楚官名卽屈瑕以五國之兵爲憂）將與隨絞（古卯反）州蓼（音了）伐楚師。莫敖患之。鬭（亦楚大夫）（言蒲騷在鄖國之郊外）（恃其近城必不爲備）（且日虞度隨絞州蓼四國之兵之皆來也）廉曰。鄖人軍其郊。必不誡。且日虞四邑之（君謂屈瑕言女次師于楚郊外郢地）（以遏止四國之兵使不得來）（鬭廉自帥精銳之兵乘夜以伐鄖師）至也。君次於郊郢。（以井反）以禦四邑。我以銳師（此時鄖方虞四邑之至以紛擾其心）（而又恃其軍於近城）（必無致死鬭戰之心）宵加於鄖。鄖有虞心。而恃其城。莫有鬭志。

鄖（今湖廣安陸府治鄖州故城是其地）

也兩意雖並說而重在敗鄖以虞心句爲主故獨重點一鄖字甚無一筆苟也

左翼楚師爲盟貳軫而來猝遇鄖與四邑之難衆寡自然不敵妙在卽從少師生出妙計來要着在軍其郊三語敵情如指掌矣遏其聲援攻其不備勝算在我又何疑團之不可釋乎詳於謀而畧於戰較前數篇又另一結構末應起作結尤妙于簡若于

若敗鄖師（若我既敗鄖師）。四邑必離（四邑聞鄖師敗必不來而各離散矣）。莫敖曰。盍請濟師於（屈瑕恐兵少又欲請王益兵）王。對曰。師克在和（用兵[illegible]敵惟在一軍[illegible]力）。不在衆（[illegible]不徒在師徒之衆多）。商周之不敵（書曰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受商紂名予）。君之所聞也（武王自謂[illegible]敵惟一其心遂滅商）。成軍以出（今我楚既成一軍而出）。又何濟焉（何必又求益兵以亂衆心）。莫敖曰。卜（猶未信而欲卜其事之吉凶）之。對曰。卜。以決疑（[illegible]事可疑則必卜以決之）。不疑何卜（今日之事已無疑義何用卜爲）。遂敗鄖師於（遂從鬬廉之計果敗戎師）蒲騷。卒。盟而還（卒與貳軫二國要盟而歸）。

天雨流芳

貳鋪畧作重筆則文律岐出矣

後絞與羅皆小國也一輕而寡謀一三巡數之所見各不同矣莫敖本恇懼無謀之人傾鬭廉不疑何卜一語今於伐絞獨主張之可謂有會心矣奈何狃於一勝而亦自輕乎左氏敘伐絞之役而以羅人作結蓋欲人知滿招損謙受益

王或庵曰左氏敘戰每將權謀方畧鋪敘於前而直敘處不過一兩言簡練直捷絕不拖帶總之着神於虛省力於實所以虛實不測靈怪百端庸手反之故詳則失之繁簡則失之畧無繁與畧之病而終不能有生氣以不能着神於虛而已矣○左氏謂着神於虛省力於實二語最是文家換骨金丹萬斛之舟鼓棹而行瞬息千里[illegible]以虛[illegible]也無風膠淺則尺寸難移矣史公疎宕有奇氣曰疎曰宕便是能用虛昌黎起八代之衰只是脫去排偶之習不能以虛運實排偶又何能脫乎一陰一陽之謂道有對待有流行妙處全在兩一字對待者偶也流行則偶化奇矣偶則實奇則虛實則能整齊虛則能變化不整齊則無結聚不變化則不[illegible]虛虛實實實虛虛如環無端不可思議左氏之文所以獨有千古也

鄭厲公元年　陳厲公卒弟林立是為莊公　衛宣公卒子朔立是為惠公

桓王二十年

十二年

屈瑕勝絞

天雨流芳

之戒也豈概以小而忽諸

分涉便亂久矣莫敖徒知絞人寡謀而不知己之輕而無禮早被他人看透矣三巡數之竊得何等小心一主兩賓往復相形而自有深淺虛實之辨

左翼云纔勝而敗機已伏禍福相倚如此拖此篇末便覺意味深長若移置後文篇首便索然矣

〔彭〕彭水在新城昌魏縣○後漢志房陵有筑水即彭水也故昌魏縣在今湖廣鄖陽府房縣西南

（以報蔿鄭伐楚之事）（陳兵於絞之南門○陳去声）（國本小而又輕狂）

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

（輕狂則無謀畫）（謂無以兵衛采樵[illegible]人以誘絞之來獲）（○樵慈消切○誘本音有引也後不重音）（從屈瑕之言）

輕（去声）則寡謀。請無扞（戶旦反）采樵者以誘之。從

（絞人[illegible]而來獲采樵者三十人）（絞人不知楚計皆爭而出來驅逐楚之采樵於山中者）

之。絞人獲三十人。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

（楚用兵坐守絞之北門以斷其歸路）（設伏兵于采樵之山下）

徒於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覆（扶又反）諸山下。

（城下之盟諸侯所深恥故以辱之）

大敗之。爲城下之盟而還。伐絞之役。楚師

天雨流芳

羅國名熊姓在宜城縣西山中後徙南郡枝江縣○今湖廣襄陽府宜城縣西二十里羅川城乃羅故城其在岳州府平江縣南三十里之羅城是後徙處也楚遷之枝江今枝江縣屬荊州府又自枝江徙長沙今長沙府湘陰縣東六十里亦有羅城

左繡謂伐絞代羅當作兩截讀單敘屈瑕事上截寫他伐絞而勝下截寫他伐羅而敗前是責人則明後是物滿則覆本可分而爲二作者故

分涉於彭（楚人分其師以涉於彭水深厲淺揭不以舟也）。羅人欲伐之（欲伐涉彭之師）。使伯嘉（使其大夫伯嘉伺諜楚師）諜（徒叶反）之。三巡數（上声）（三徧數其師之多少）之。

（桓王二十一年）

十三年

（陳莊公元年）（衛惠公元年）

（勝絞故驕視羅亦小國也故不設備而遂敗）

屈瑕敗於羅

（伐羅討其去年欲伐楚師涉彭之故）

楚屈瑕伐羅。鬭伯比送之。還。謂其御（謂己御馬者曰）曰。莫

天雨流芳

意歸成一片以見勝不可狃料人者還篇入料也而垂戒深矣其說亦是然到底是兩年紀事作爲一傳分兩截讀似不可且伐絞伐羅已各成起訖若聯絡便不成局矣

鄧曼語自作一篇妙文讀先就大夫意中虛猜一遍次就莫敖身上實說一遍而前以一筆正喝末以一筆反掉章法極整筆法極鬆

文莫妙於複說亦莫難於複說不變不得盡變又不得順逆增減以參差兼整齊則得之矣

先揣伯比之意次發莫敖之病次諫楚王之悟

敖必敗。舉趾高。（凡人志氣揚揚則舉足高蹈）心不固矣。（謂人莫之若而備敵之心必不固矣）遂見（音現）楚子曰。必濟師。（難言莫敖將敗以益師諷請）楚子（不解其意故不益師）辭焉。（[illegible]以伯比濟師[illegible]謂入告於夫人）入告夫人鄧曼。（○曼音萬）鄧曼曰。（鄧曼楚王之夫人鄧國曼姓之女也）大夫其非衆之謂。（言伯比之意非是請王益師也）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言伯比乃欲君撫安士卒以恩信使不得攜貳）（其非其謂作揣摩之意）訓（訓勉備將帥以令德使不敢懈）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約束莫敖以嚴刑使之恐懼謹備而不敢放縱驕恣）莫敖狃於蒲（所以然者十一年莫敖敗鄖於蒲騷必狃習而恃之）騷之役。（以勝爲可常）將自用也。（將自用其計而不信人言）必小羅。（必以羅爲小國而忽之）君若不鎭撫。（君若不以刑鎭壓之以德信撫綏之）其

天雨流芳

末仍歸到伯比作結語曲而意達前調其非其謂作呼應是在一處後調夫固夫豈作呼應分在兩頭抑揚開合整散兼至之文

賴（國名後漢志褒信侯國有賴亭故賴國文獻通考賴國在褒信縣元省縣爲鎮今在息縣東北其賴亭則在商城縣南二縣皆屬河南汝寧府光州諸地相接也杜注在義陽隨縣則去光州甚遠不知何據）

連寫莫敖一種足高氣揚光景既顧起處又映

（莫敖必自矜驕不備而取敗乎）（夫固謂方實指出伯比本意猶云到底是這說的故語復而意不複）（好鎮撫之使知整而不亂）

不設備乎。夫固謂君訓衆而好（去声）鎮撫之。

（召而勸之知協謀共濟）（見莫敖有自用之情形而即告以天道虧盈益謙不少假借於慢易輕敵）

召諸司而勸之以令德。見莫敖而告諸天

（之人也言驕狃之人天必降禍誅之也）（假易猶云若不是這意思）（夫指伯比言豈不知楚師之盡行又何請濟之有倒應非衆之謂句）

之不假易也。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

（楚武王聞言而悟乃使賴國之人仕於楚者往[illegible]）（去遠不及）（使人狥宣號令於軍中此即所謂自用也）

也。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莫敖使狥於司

（言敢以伐羅事諫我諫者則加之以刑罰）（鄢楚水）（兵渡鄢水亂其行列之次序）（由是行伍遂不整齊）

曰。諫者有刑。及鄢。（音偃）亂次以濟。遂無次。且

有泚瀰戍

【鄾】鄾水在襄陽宜城縣入漢○孔疏鄾水出新城沶鄉縣今湖廣襄陽府宜城縣南有宜城故城即古鄾國

【盧戎】南蠻○今中盧故城在襄陽府南漳縣東五十里

【荒谷冶父】皆楚地○荊州記州東三里有三湖湖東有水名荒谷在今湖廣荊州府水經注荒谷東岸有冶父城在今荊州府東

不設備。（且不設備伏兵以爲掎角）及羅。（及至羅國）羅與盧戎（盧南蠻一）兩軍之。（兩軍夾攻楚師）大敗之。（莫敖大敗）莫敖縊於荒谷。（縊自經而死○縊[illegible]○[illegible]類[illegible]）羣帥囚於冶父以聽刑。（荒谷冶父皆楚地　以聽楚王刑罰）楚子曰。孤之罪也。皆免之。（諸侯自[illegible][illegible]自咎不能從諫之罪非諸師之罪也）

【補音】○狃女久切○徇音徇又音濬俗狥非

桓王二十二年　十四年

齊僖公卒子諸兒立是爲襄公　○秦人弒出公立其兄武公

天雨流芳

三月乙未天王崩莊王立

敘鄭突出奔卻詳雍糾事然斷雍糾即所以自斷也突與甥謀其舅其如糾之與女謀其父者何以異假令五人合謀突雖欲奔蔡不可得矣此作者借題反刺之法不但問答奇創可駭可笑而已

桓王二十三年　齊襄公元年　秦武公元年

十五年

夏鄭伯突出奔蔡（突即厲公也突既篡國權不足以自固又不能倚任祭仲反與小臣造賊盜之計故以出奔爲文罪之也突既出世子忽即昭公復歸于鄭）

（專其執國政也）（厲公患祭仲專政欲害其早）

（將爲祭仲設享於鄭郊因而殺之）

祭（音蔡）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將（祭仲之壻○糾吉酉切之指祭仲）

（雍姬雍糾之妻祭仲之女知其夫將殺祭仲之謀）

享諸郊。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婦人在室則天父出則天夫女處兩難故以孰親决疑）

（言凡人皆可嫁以爲夫）（生我之父一人而已）（父之親安可以夫比哉）

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

天雨流芳

告語說得隱躍亦自狡甚

蔡（侯爵始封之君文王之子叔度都於汝南上今上蔡縣屬河南汝寧府縣西南十里有故蔡國城）

（雍糾何故不享子於室而享子於外郊吾竊疑其事之異是以告一說雍氏舍妻室將烹子於郊此解似與惑字不相貫串）

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於郊。吾惑之以告。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汪池也周氏鄭大夫祭仲殺雍糾而暴其尸於池以示戮也）公載以出。（厲公愍其死載其尸共出國）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言雍糾幾事不密洩謀於妻）夏。厲公出奔蔡。（厲公畏祭仲害己故出奔）六月乙亥。昭公入。（世子忽復歸於鄭）

天雨流芳

此傳衛朔出奔事以二公子怨惠公爲主而二公子則何爲而怨惠公者則因用步步原敍法推原到急壽之見構左右之分屬而宣公之悖二子之賢亦無不見焉許多情事打疊極緊又條理極詳此固迥異乎以枯直爲簡老者

莊王元年

十六年（鄭昭公復國元年）

衛侯朔出奔齊（朔惠公也朔讒構取國故不言二公子逐罪之也）

初衛宣公烝（上淫曰烝夷姜宣公之庶母也）於夷姜。生急子。屬（音燭）諸右公子（節下文右公子職蓋以急子屬託之）。爲之娶於齊（爲急子娶齊國之女有美色）而美。公取之（宣公自取之即新臺之詩所謂納伋之妻作新臺於河上以要之是也）。生壽及朔。屬壽於左公子（即下文左公子泄右媵之子因以爲號）。夷姜縊（失寵而自縊死）。宣姜（宣姜即宣公所取急子之妻）與公子朔構（構譖會其過惡也）急

天雨流芳

莘　陰平縣西北有莘亭莘亭故城在山東東昌府莘縣北

二公子凡點三遍分在兩頭總在中間章法極整又二公子名前不點明明於末後陡點作

（宣公使急子於齊國）（莘衛地音辛）（殺急子）

子公使（去声）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

（壽子知其謀以告急子）（使急子出奔）（急子不肯）（父命使齊若出則是棄父命也）（如此則安用子爲）

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音烏）用子矣。

（若出奔他國[illegible]爲人所容除非有無父之國則可往奔也）（及急子將出行壽子欲代急子之死乃設祖道而醉之酒）

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去声）以酒。壽子

（載急子出使旌旗以先行）（盜以爲是急子而殺之）（急子後至盜所與盜曰）（君固使汝求殺我也）

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

（此壽子何罪而枉被殺）（請殺我以成汝事）（盜又殺急子即二子乘舟之詩所謂宣公之子爭相爲死是也）（二公子洩與職也惠公即朔也）

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二公子故怨惠

天雨流芳

類敘之筆極小小處都有結構在奈何鹵莽讀之

兪寧世曰急壽各有所屬明無寵也急愛父壽愛兄極形爭死之烈罪朔之不類也夷姜縊不言縊之故構急子不詳構之說詩所云中冓之言不可道也僞獄勝人百倍

（黔牟衛之羣公子）公。十一月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其廉反）牟。惠公奔齊。

左氏云衛宣之立在隱公四年至桓公十二年而宣公卒烝夷姜當在立國後生急子而爲之娶於齊因其美而自取之生壽及朔前後該四十餘年不應僅十有九年既生急又爲急娶而生壽朔朔又構急而併殺壽也卽烝夷姜在衛桓初立之年在位十有九年卽宣公十有九年通計三十五年朔又宣姜幼子年方沖幼亦不能與姜共構急子姑闕之以俟考

莊王三年

十七年

（衛惠五年　黔牟元年）

（蔡桓侯卒子獻舞立是爲哀侯）

（鄭昭公爲其臣高渠彌所殺而立其弟公子亹）

天雨流芳

奚　今兗州府滕縣南奚公山下有奚邑水經注夏車正奚仲之國山上有奚仲塚

六語兩層先泛講後切說一反一復亦以順逆爲承接法者

（此齊魯交兵之始齊魯之兵始於奚終於艾陵）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

夏及齊師戰于奚（[illegible]）疆事也。於是齊人侵魯疆。疆吏來告。公曰（[illegible]汝所疆場之事）疆場（大界曰疆小界曰場）（音亦）之事。慎守其一。（謹守其一定之疆界）而備其不虞。（而防備其不意之事）姑盡所備焉。（且盡汝所備禦之道）事至而戰。（若有兵事至則與之接戰）又何謁焉。（又何必先來告謁也）

天雨流芳

此篇有敘無斷詳中繻語於前蓋亦先斷後敘之法也公薨事不得不敘又不忍詳敘只輕寫幾筆而齊語則曲折隱躍字字寫得悽婉齒冷之事心測之文

（莊王三年）　十八年　（蔡哀侯元年）（鄭子亹元年秋七月齊人殺子亹而轘高渠彌祭仲逆子儀於陳而立之）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

春。（公始議行事）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欲與夫人同至齊）申繻曰。（女當安於夫之家）女有家。（男當安於妻之室）男有室。（無相瀆而亂也）無相瀆也。（如此則謂之守禮）謂之有禮。（今公與夫人如齊是反易此禮必有禍亂之敗）易此必敗。

公會齊侯於濼。（音洛）（既會而相隨至齊故曰遂遂者繼事之辭）遂及文姜於齊。（齊襄公與文姜私通此詩人所爲賦南山之詩也）齊侯通

天雨流芳

濼（濼水在濟南府歷城縣西北入濟○今山東濟南府城西趵突泉即濼水之源蓋濟水伏流重發處）

公薨於車四字隱透筆法似輕依南華文法所謂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寫醉生夢死人入骨

無所歸咎惡於諸侯分明隱射文姜特不便直說耳

俞寧世曰敍褻媟處使人掩口敍慘烈處使人寒心

（桓公知而責文姜）（文姜以謫辭告襄公）（齊襄公設燕享以待桓公）

焉。公謫（直革反）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使彭生爲桓公御車乘御也）（彭生多力[illegible]於車[illegible]桓公之脅而殺之）（魯以公薨故而告於齊曰）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魯人告於齊曰。寡（言我桓公畏君之威嚴）（不敢安居於國）（是以來齊而修復舊日盟好）（享禮既畢而不能反歸國）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脩舊好。禮成而（不[illegible]死之出故咎無所歸）（恥辱之惡名聞於諸侯）（蓋因彭生與公同車請殺彭生以除我魯君之恥辱）不反。無所歸咎。惡於諸侯。請以彭生除之。（從魯之請遂殺彭生）齊人殺彭生。【補音】（○咎音九拜無去声後不重音○瀆徒谷切）

天雨流芳

〔按〕桓弑兄篡立滅倫極矣今復見殺於他國而負惡名以終其子亦忍而莫之復仇豈非天之報施不爽如此乎

天雨流芳

新訂左傳快讀卷之二終

曲江書屋新訂批註左傳快讀卷三

晉杜　預元凱先生原註
唐陸元朗德明先生音義
宋林堯叟唐翁
朱　申周翰　兩先生參註
本朝馮李驊天閑
陸　浩大瀛　兩先生批評

同學諸子參閱
青化李紹崧駿嵒選訂
男履道　晉道
　謙道　頤道
　泰道　恆道
　豫道　萃道　校字

莊公

公名同桓公子母文姜夫人哀姜年十四歲即位在位三十二年謚法勝敵克亂曰莊

（莊王四年）

元年

鄭子儀元年　晉侯緡十二年　衛黔牟三年　蔡哀侯二年　曹莊公九年　齊襄公五年　宋莊公十七年　陳莊公七年卒其弟杵臼立是爲宣公　杞靖公十一年　秦武公五年　楚武王四十八年

天雨流芳

此篇前後敘事中間議論事固靈變論亦奇闢是一則極有權衡極有道學文字左氏一手寫出雙管化爲生枯枝矣

只一蕩字寫作兩層盈而蕩是指其蕩之本蕩王心是指其蕩之幾寫得天地之鬼神與吾心之鬼神是一是二此等理學直作中庸註疏可

莊王五年　二年（陳宣公元年）　莊王六年（宋莊公卒子閔公捷立）　三年（宋閔公元年）　莊王七年　四年（楚武王卒子熊貲立是爲文王）

鄧曼知武王不祿（鄧國之女曼姓楚武王之夫人。曼音萬）（荆亦楚也尸陳也更爲楚陳兵之法）（揚雄方言子戟也然則楚始於此參用戟爲陳陳去声）（將授兵於廟故齊）

春。三月。楚武王荆尸。授師子焉。以伐隨。將（○齋音哉）（蕩動也）齊。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鄧曼歎曰。王（夫人知王必死故曰祿盡矣）（人生心氣盛則盈盈則必虧而動）（此天地盈虛消息之道也）（今楚之先君亦默知王祿於此盡矣）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

前論濟師則長於知人此論心蕩則精於說理楚武每事必告亦以曼爲入宮之良友披若師徒無虧句深有意義蓋欲王戒謹恐懼無自恃其剛強在鄧謂此番竊嘆深恐其履滿不戒將蹈屈瑕覆轍故以得死爲幸說到先君其知之矣且見佳兵不祥天地祖宗尚默佑之使之死於行不死於敵也若字一轉有幾幸不可必得意此等識見直可自空千古

如此收束方不負荊尸授戟一番調度文字亦不得首尾相副而其意則正爲國之福也作註

（故於臨武事之危地）（將告廟命將士授兵之際）（而蕩散王心使知警惕）（若楚師不爲敵所敗）

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若師徒無

（幸得薨於道路之行）（則其國之福也）（武王乃師帥而行）（果如鄧曼之言遂死於樠木之

虧。王薨於行。國之福也。王遂行。卒於樠木

下。○樠謨官切）（[illegible]祕匿王喪故爲奇兵更開直道作橋於溠水之上除道開道也梁橋也溠水名）

之下。令尹鬬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溠。（側嫁反）差又音詐詐營

（布其營伍寘[illegible]至隨示將持久計）（故隨人懼而行成）（屈重假以領王之命入盟）

軍臨隨。隨人懼。行成。莫敖以王命入盟隨

（又請與隨侯相會而歸示隨不疑水曲曰汭）（○汭儒稅切）（○還音旋）（過漢水而後發喪以曉衆）

侯。且請爲會於漢汭而還。濟漢而後發喪

天雨流芳

腳或鄧曼預爲錦囊付二人亦未可知

溠溠水在義陽厥縣西東南入鄖水。釋例云郎際水源出縣北在今隨州東南

申見克段篇**鄧**義陽鄧縣今湖廣襄陽府東北二十里有鄧城

此篇純是着急語兩番催促句句轉緊不着一筆放鬆文氣峻削呂覽韓公子之濫觴也

孫執凡曰不謂於楚得此奇婦人使王聞言知悟則可無羆於行而齊兵除道皆爲多事矣二臣能以死王爲生而不能使生王不死吾謂令尹莫敖其智皆出鄧曼之下

莊王八年　五年（楚文王元年）

莊王九年　六年（衛惠公入國放黔牟于周）

楚子伐申

楚文王伐申（○過平）過鄧（鄧國名）鄧祁侯（祁諡也）曰吾甥也（姊妹之子曰甥）止而享之（留止其車駕而宴享之）騅（音追）甥聃（音丹）甥養甥（三人皆鄧之甥而仕於舅氏者）請殺楚子鄧侯弗

天雨流芳 圖書館

噬臍食餘血食等語皆一派奇字以見古今用意用字無不戒雜者

孫執升曰三甥眼明手辣事後而思鄧侯誠爲失策乃坡公有言以鄧之微無故而殺大國之君使楚人舉國而仇之其亡愈速矣夫鄧不患有楚子而患不能脩德以固國使其國不可亡國苟不可亡雖百楚子何害不然殺一楚子天下遂無楚子乎三甥知勸鄧侯殺楚子而不知勸鄧侯脩德固圉以不亡其國則三甥誠失策也

（今若不早殺之）許。三甥曰。亡鄧國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此為得機之時矣）（後君雖悔如口之不能噬食腹臍○噬音誓○臍音齊）（當及時而圖謀之乎）（若欲圖殺）後君噬臍。其及圖之乎。圖之。此爲時矣。鄧（言若殺其甥將為人所賤不肯食吾之餘也）（若不從我三人殺楚子之請）侯曰。人將不食吾餘。對曰。若不從三臣。抑（將來鄧為楚所滅則社稷且不能享鄧之血食）（君必有餘食以享人乎）（伐申而還之年）社稷實不血食。而君焉取餘。弗從。還年。楚（莊公十六年）子伐鄧。十六年。楚復伐鄧。滅之。

天雨流芳

按此篇傳齊襄被弑事御爲魯桓對案一文姜一連妹一亭一田明明遙對而大家之見與雄

東萊駁議云鄧之三甥不知國之存亡繫於我之治亂反謂繫楚子之死生汲汲然欲殺之何其疎也必若三甥之計非盡吞四鄰不可嗚呼四鄰固不可吞縱盡吞之亦未可恃以爲安也秦不亡於六國未滅之前而亡於六國既滅之後隨不亡於南北未一之前而亡於南北既一之後亡國之釁夫豈在於勝敵耶三甥之言謬矣

莊王十年

七年（齊襄公爲其大夫連稱管至父所弑而立公孫無知）

莊王十一年

八年

齊無知弑其君諸兒（諸兒襄公也無知公子夷仲年之子襄公從弟）

齊侯使連稱（尺證反）管至父（二人皆齊大夫使之戍守葵邱之地也）戍葵邱（葵邱齊地）。瓜時而往（於瓜熟之時使之往戍）

天雨流芳

狐之咏皆出奇絕對天道人事毫髮不爽豈非千古龜鑑然其行文用筆前疎後密前緩後急一路無常非常奇怪事迹寫得清晰齊整史漢中嗣徽音者鮮矣

葵邱（齊臨淄縣西有地名葵邱今山東青州府臨淄縣西）

按左翼謂僖公寵無知太過幾於上下無等襄公絀之宜矣而外結久成之叛臣內結無寵之賤妾公行弒逆於襄乎何尤愚按齊無無知二人亦莫如公何則連妹亦無心間公矣左繡謂此篇以無知爲主亦是

（約以明年瓜熟時則遣人代戍）（戍及期年）（問命也不至已忘及瓜之約）（二人遂請命於君而求代）（公又不允）

曰。及瓜而代。期（音基）戍。公問不至。請代弗許。

（同母所生之弟）

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

（公深寵愛之）（衣服禮數品秩一如其適適襄公也）（適音嫡）（及襄公卽位卽絀減其恩數無）

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襄公絀

（如僖公之寵禮）（連管二人因無知之怨而奉之以作亂）

（敕律反）之。二人因之以作亂。連稱有從（去声下同）妹在

（使之伺察公之間隙）（宜無知之言曰）（若事克捷）（以女爲嫡妻而稱夫人）

公宮。無寵。使間（去声）公。曰捷。吾以女爲夫人。

天雨流芳

俞寧世謂忽插使間公何不解所謂直到遇賊於門乃知姑棼之游正連妹伺其間以約賊也此說未妥愚思使間公者必是伺其宣淫有內亂耳若云游田爲間舉國之人皆知之何用內妾相約哉左氏題出無知而忽插出一連妹者正所以惡襄公淫妹而特表其報復以快人耳簡而該微而顯絕妙文筆

大豕一怪物胡爲從者見是彭生公見是豕又胡爲從者不懼獨有公懼且隊而傷足失屨其懼也曾不解胡爲若是之甚總之公之死死於

冬十一月齊侯游於姑棼（扶云反）遂田於貝邱（姑棼貝邱皆齊地）（貝博蓋切）（公見是大豕）（從者見是公子彭生）（言彭生有罪見殺敢）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見形以見我耶）（遂射之）（[illegible]豕如人[illegible]立而啼）（公見之恐懼）（驚而隊落車下）敢見（音現）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隊於車傷（傷其足）（失其屨）（既田而反）（誅求也求所失之屨於徒役之人名費者）（求之不得）（以鞭擊費而至見血）足喪（去声）屨反誅屨於徒人費（音秘）弗得鞭之（費被鞭卽走而出）（遇作亂之賊已在門首）（刦剽掠也賊掠費而束縛之○刦音訐）（我何爲以禦汝哉）見血走出遇賊於門刦而束之費曰我奚

天雨流芳

殺魯桓故詳見豕一番奇怪捎叙作亂中間而描寫如畫事怪筆怪而寓意尤怪奇絶

伏公於戶後伏得甚奇莫非亦是彭生使之然

於門中於階下於牀於戶一連幾筆此文字臨了作運珠筆陣法前疎後密前淡後濃令讀者改觀

左氏云為二公子起本補出被弒之由回應前文前如急管繁絃此後平波靜浪文法自然如此

姑棼（即薄姑也今青州府博興）

（御上声止也）（告以受鞭而袒衣示之以背）（。袒音但）（賊信其不禦）（費請先入助賊）（告公以亂遂藏匿公復出）

御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伏公而

（而與賊鬬於門）（小臣石之紛如亦鬬賊而死於階下）（賊遂入公宮）

出鬬。死於門中。石之紛如死於階下。遂入。

（孟陽亦小臣為公臥於牀）（賊入既殺而後[illegible]）（言牀上非君也）（其貌不似於君）（公匿足後露其足於戶下而賊見之）

殺孟陽於牀。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於

（。戶侯古反並無去聲）（政令無常聘侯云無常二字包括無盡）

戶下。遂弒之。而立無知。初襄公立。無常。鮑

（齊大夫為小白傳者）（言襄公政令無常使民有慢易之心）（國必至於禍亂）（小白僖公之庶子即桓公也）

（薄巧反）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

天雨流芳

縣東北十五里有薄姑城

貝邱（樂安博昌縣南有地名貝邱今青州府博興縣南有貝中聚）

莒（國名子爵譜曰嬴姓少昊之後世本自紀公以下已姓不知誰賜之者今青州府莒州是也）

此篇連敍無知子糾小白事然都不重只要歸結到鮑叔薦管仲作收兩出奔完一篇之

（及連管作亂）（管召二人皆子糾傅子糾亦僖之庶子來奔奔於魯國也○召時照反）

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吉酉反）來奔。

（淫亂之致怪異之報必然之理亦罕見之事也左氏特以奇巧之筆寫生行文自首至末其字句調度無一不奇古巧怪令讀者莫不歎觀而共賞也斯爲小題神品）

（齊桓公小白元年）

（莊王十二年）九年

（無知弒君而立未列於會故不書爵）（實告魯殺而書齊取者時史惡齊用諸以求管仲非爲不忍其親故極言之）

春齊人殺無知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天雨流芳

屬於中間都以經提法行之若分開讀不見其剪裁矣

【蔇】在山東兗州府嶧縣東八十里

【乾時】時水在樂安界岐流旱則竭涸故曰乾時。樂安故城在今山東青州府博興縣北時水在縣南

鮑叔四語有剛有柔不露半點圭角

【生竇】史記作笙瀆（賈氏逵曰句瀆也今山東兗州府曹州北有句陽古城卽句瀆故地）

初。公孫無知虐於雍廩。（雍廩齊大夫先無知嘗欺虐之）九年春。雍廩殺無知。公及齊大夫盟于蔇（其器反）。（及者內爲主公及齊大夫盟者譏公之釋父怨讎也蔇魯地名）齊無君也。（以齊國未會立君也）夏。公伐齊。納子糾。（納者不受而強致之稱）桓公自莒先入。（桓公卽小白也自莒先入國而爲君）秋。師及齊師戰于乾（音干）時。（小白既定而猶不退師歷時而戰於齊地）我師敗績。（故大敗）公喪（去声）戎路。（莊公失其兵車）傳乘（去声）（傳乘乘他車也）而歸。秦子。梁子。以公旗辟於下道。（二子公御及戎右也師敗公喪車而傳乘以歸二子恐公爲齊所獲故以公旗辟於下道以誤齊師）是以皆（是以二子皆爲齊所獲）

天雨流芳

堂阜（東莞蒙陰縣西北有夷吾亭或曰鮑叔解夷吾縛於此因以爲名。堂阜在今山東青州府蒙陰縣西北）

愚謂齊桓伯業卽始於此能告能從兩句中人祗服管仲之功而不知非鮑叔委曲周全仲未必不鄰于死吾謂管仲之功實鮑叔之所以成之也鮑亦偉矣哉

（鮑叔牙乘勝而來志在生得管仲故以討子糾爲辭）（言與小白兄弟之親不忍殺也）

止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

（管仲射桓中鉤故曰讎）（甘心言使齊君自殺於夆臣[illegible]而以快意也）（魯乃爲齊殺子糾於魯之地名生竇者）

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

（忽義不生辱從子糾而死）（仲自知鮑必薦己故請囚以援於齊）（受之受囚也）（阜房九反）

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

（堂阜齊地至齊境鮑叔而遂稅管仲之囚歸國）（告於桓公）（高傒齊卿高敬仲也言管仲治理政事之才賢於敬仲）

而稅（土活反）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傒。

（使管仲爲齊桓可也）

使相可也。公從之。

天雨流芳

此是左氏一首極有心結構文字又整齊又變化敍議兼行大概是兩截作法請見請從兩截對提前以公爲主後以劌爲主故前言公曰後言劌曰亦是逐對前兩來後亦兩來前一可以後兩可矣此其整齊推前以一問作挑剔後以

（莊王十三年）十年

公敗齊師于長勺（長勺魯地名未詳所在）

（齊以魯伐齊納子糾故伐我）（莊公將帥師與齊戰）（曹劌魯人請見於公）

春。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古衞反）請見（音現）。其鄉人曰（劌同鄉之人曰）。肉食者謀之（肉食謂在位而食祿者言國有大事有肉食者自能謀之）。又何間（去声）焉（間與也汝又何爲與其事焉）。劌曰。肉食者鄙（肉食之人識見鄙陋）。未能遠謀（無能爲國家深謀遠慮）。乃入見（入見莊公）。問何以戰（問公何所恃以與齊戰）。公曰。衣

一間作總結此其變化也行文則前虛後實論戰卻前本後末整中有變變中有整最佳章法

〔按〕小惠小信之論本無関戰爭痛癢卽察情尚屬忠之一端僅可以一戰非遠謀也曹子胸中必有絕大本領在故曰一戰惜乎魯不能用而與管仲分道揚鑣耳

左翼云此是未戰之前定所以與戰之遠謀

可以一戰僅可節取之言非劌之遠謀也句法與上何以相應

食所安。（衣食二者雖吾身之所安）弗敢專也。（不敢徒自專其有也）必以分人。（必分於人以其安之）對曰。小惠未偏。（分公衣食所惠者不過左右未能普徧及於人）民弗從也。（民不懷惠必不從公所使）公曰。犧牲玉帛。（犧牲玉帛祭祀禮神之物）弗敢加也。（不敢有加於舊）必以信。（祝史正辭以信不致矯舉以祭）對曰。小信未孚。（此特小信之信未能大孚於神明）神弗福也。（神亦不卽降之福）公曰。小大之獄。（小獄爭訟之類大獄殺傷之類）雖不能察。（明雖不能察其曲直當否）必以情。（必欲盡己之情以求其實）對曰。忠之屬也。（上思利民忠也既能以情察獄則無枉屈民感君恩）可以一戰。（思欲報上可用以一戰也）戰則請從。（去声）（若與齊戰則請從之）公與之乘。（去声）（莊公乃與曹劌共一車乘）戰于長（與齊陳戰於長勺之地）

天南流芳

[illegible]云此是當戰之時公所以取勝之遠謀

左翼云此是既勝之後莊所以萬全之遠謀

東萊博議云觀其從莊公戰以我之盈乘彼之竭以我之整逐彼之亂機權韜畧與孫武吳起並驅爭先初非宋襄陳餘儕匹也

（公欲鳴鼓進兵）（未可急遽進兵）（齊師已三次鳴鼓）（可以鳴鼓進兵）

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

（大崩曰敗績）（公欲馳追齊之奔兵）（未可遽追之）（下車而視齊奔車之轍跡）

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

（又登上車之橫木而遠望奔兵）（可以追逐之矣）（公乃馳而逐之）（魯師既勝）

轍。登軾（音式）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

（問劌所以克敵之故）（凡戰之道須養氣爲主）（鼓以進兵方鼓之初正勇氣盛作之時）

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

（至再則有玩心而勇氣漸衰）（及三鼓則怠心生而勇氣竭矣）（彼既三鼓勇氣已竭我車一鼓勇氣方銳）（我雖克齊齊乃大國兵多難以測度）

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

天雨流芳

胡傳凡外災告則書所謂災者害及民物如水火兵戎之寇是也諸侯於四鄰有恤病救急之義則告爲得禮而不可不弔故四國同災許人不弔君子以是知許之先亡也凡志災見春秋有謹天戒恤民隱之心王者之事也

此篇是一案兩斷法前詳後畧前實後虛贊公

（恐其詐奔設伏兵以待我之追而要我）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吾下視其轍跡紛亂無行）望其旗靡。（又望其旌旗頹靡知非詐奔）（。靡彼反）故逐之。（知非詐奔故逐之）

（王或庵曰劌深衷兩言揭盡厥後度己度彼審情審勢莫非遠謀妙在遠謀一字藏而不露而通篇文情甚折讀者惝恍情移忘卻先爲戰者曹子之略但覺如往如復者左氏之文也）

（莊王十四年）十一年

秋宋大水（莊公使人弔慰其災）

秋。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降雨過多而致爲災）天作淫雨。害於粢（有害於五穀不得供祭祀之粢盛）

天雨流芳

子卽從贊宋興內抽出另提而轉遞圓融跳脫運局新奇

言懼而名禮卽在孤寔不敬內看出然四語誠意惻怛眞能動天感人

兩贊語前是先指其言懼名禮而後斷其庶幾於興後是先斷其是宜爲君而後指其恤民爲心處變不復總是熟於順逆之法耳

左氏曰一言之善於國則決其必興於人則斷其宜君甚矣言辭之不可苟也

（○盛音承）（不敢不相恤而弔）（宋君傳人對曰）（諸侯降名稱孤言我不敬天地祖宗）（故天降災以罪我也）

盛。若之何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

（今又勞動魯君之憂恤而來弔）（敢拜謝[illegible]命之辱賜）（魯大夫臧孫辰也）（以此言觀之宋其將興起乎）

又以爲君憂。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興

（湯禹於天有罪則引而歸之於己）（悖卒貌）（桀紂於己有罪而反歸於人）

乎。禹湯罪己。其興也悖（蒲忽反一作勃）焉。桀紂罪人。

（忽[illegible]也）（列國諸侯無凶則稱寡人今宋君於有凶而降名稱孤）（引咎自責之禮也）（言懼是罪己）

其亡也忽焉。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言懼

（名禮是稱孤）（其庶幾於興）（前日言懼名禮乃莊公之子御說之所對也）

而名禮。其庶乎。既而聞之曰。公子御（魚呂反）說

天雨流芳

莊王崩子僖王立經皆不書崩月日及葬

（。說音悅）（卽文仲）（是指御說宜立爲宋君其對弔災之辭而有憂恤百姓之心此蓋明年御說立爲君之後文仲方聞其辭而復斷之）之辭也。臧孫達曰。是宜爲君。有恤民之心

（莊王十五年）十二年（秋八月宋萬弑其君閔公捷立公子御說是爲桓公）（宋桓公元年）（杞靖公卒共公立）

（僖王元年）十三年（厲公以桓十五年奔蔡旋入於櫟遂居之至是執傅瑕而求納遂殺子儀而納厲公經不書）

（僖王二年）十四年（杞共公元年）

鄭傅瑕納厲公

天雨流芳

櫟前河南翟陽縣。翟陽今開封府禹州也

大陵今開封臨潁縣北有大陵城

此夾敘法也本敘鄭厲入國瑕貳復從傳瑕引入原繁又夾蛇妖一案奇事令文字易換一秀色若安在篇首不見其妙正在敘事間忽停筆另起夾入使篇法有橫雲斷嶺之奇

按子儀在位十四年而無公號惟莊四年稱伯與陳齊遇於垂胡傳以爲厲公不知是否且無事跡可稽今見殺不稱君臣子不以君禮成喪

鄭厲公自櫟（音歷）（櫟鄭別地居櫟十八年復與兵侵鄭）侵鄭。及大陵（大陵鄭地名）。獲傅瑕（鄭大夫厲公執之）。傅瑕曰。苟舍我（言舍我弗殺）。吾請納君（我能納君卽位）。與之盟而赦之（厲公邀傅瑕必納之盟誓而後赦之）。六月甲子。傅瑕殺鄭子（鄭子[illegible]）。及其二子（子儀之二子）。而納厲公。初內蛇（門內之蛇妖象子儀）與外蛇（門外之蛇妖象厲公）鬬於鄭南門（城之南門）中。內蛇死（內蛇鬬敗而死）。六年（蛇妖之後六年厲公殺子儀復入鄭國）而厲公入。公聞之。問於申繻（魯大夫）曰。猶有妖乎（言厲公入國仍有妖爲之兆乎）。

天雨流芳

告諸侯故不君亦不謚也有以厲公子儀並紀年者似未嘗經經於世子忽復歸於鄭特筆直書而於鄭伯突復歸則缺之忽爲適而突篡立經不書復其旨微矣厲烏可並紀年哉

連寫妖字有意取鬧厲公君之妖也傅瑕臣之妖也關照在有意無意之間

按貳字分明屬子儀故殺傅瑕以戒臣工耳納我二句肝腸話見且厲公前遺祭仲之毒而出奔後仲死而復入安得不畏原繁老臣乎

詞氣婉折意忌而外寬酷似乃父口角

（子儀忌厲公奪國厲公忌子儀據位）（相忌之氣燄灼。故致此妖之異）（燄音豔）（凡妖之作皆由人之所爲而後起也）對曰。人之所忌。其氣燄以取之。妖由人興（若人苟無釁隙可乘而有常理）（則妖亦不自生）（人反乎常事則有妖興）也。人無釁焉。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故（今子儀厲公相忌反常故妖爲之兆）（厲公使人謂鄭大夫原繁）（言瑕殺子儀而納我是貳其君也）有妖。厲公入。遂殺傅瑕。使謂原繁曰。傅瑕貳。（我周王原有一定之典刑）（既俯伏受罪依周制而殺之矣）（今既納我而不似傅瑕一心於君以事我者聘侯解貳字謂討其一心子儀而貳於）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矣。納我而無二心者。（己也非）（上大夫卿也言我今必以卿位用之）（伯父指原繁圖之計謀也厲公亦疑原繁有二心也）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吾願與伯父圖之。

天雨流芳

原繁語自己表白一番又將他人痛掃一番又將厲公搶白一番二字不二字往復纏繞痛切中見婉摯字字快心東萊駁議云原繁自莊公之世用事於朝歷忽亹儀突之變國四易主汎然中立與無所助入則事之出則舍之視君位如傳舍不置欣戚於其間依阿取容優游卒歲既不爲人所愛亦不爲人所憎自古之持祿保位者多用此術雖遇明主亦未易察其奸也厲公以私憾殺之固非其正天其或者假手於厲公以大警爲臣者歟觀其苟主社稷數語信

且寡人出（出奔於蔡之時）。伯父無裏言（汝無心順之言相結）。入（即入居於櫟之時）。又不念寡人（又無眷念之意相通）。寡人憾焉（使我不能釋憾於汝也。○憾戶暗反）。對曰。先君桓公（桓公鄭始封之君）。命我先人。典司宗祏（世世職掌宗廟守臣宗祏宗廟中藏主石室也）。（○音石）社稷有主（今鄭既爲宗廟社稷之主）。而外其心（若我在國而思外君）。其何貳如之（其何爲而懷貳心如是）。苟主社稷（苟能主鄭國之社稷以爲君意謂子儀亦莊公之子）。國內之民（凡中國之民）。其誰不爲臣（其誰不敢不爲之臣）。臣無二心（既爲之臣即不敢懷二）。天之制也（此天地自然之定制也豈特周有常刑哉）。子儀在位十四年矣（子儀自桓公十八年即位至此凡十四○年凡屬臣民皆事子儀而不貳者也）。而謀召君（。復有舍子儀而謀納厲公者）

天雨流芳

如是說則苟據君位者皆奉之無所擇焉亦君也僭亦君也盜亦君也篡亦君也爲臣者皆操此心則人君將安所悅乎甚矣繁之姦也

者。庸非貳乎。（豈非有貳君之臣乎）莊公之子。猶有八人。（子忽子亹子儀皆死所謂八人者不知名字）若皆以官爵行賂勸貳（設使彼八人皆如公[illegible]大夫之賂而獎勸其有貳於君之心）而可以濟事。（使其盡心竭力殺舊君而納新君）君其若之何。（不知厲公將如之何）臣聞命矣。（言我亦知厲公啗我有貳於彼之命矣）乃縊（於計反）而死。（乃縊其頸而死）

十四年

秋七月荊入蔡（荊楚本號後改爲楚楚辟陋在夷自莊公九年始書荊敗蔡師于莘辟猶未合典禮故不書將帥自是或稱子或稱人亦據事直書）

天甬流芳

息（國名在汝南新息縣今河南省光州息縣西南七里有息城）

此傳前敘後斷單爲判入蔡作傳故息侯之弄巧成拙息嬀之失身報怨概不一論而專罪蔡也文固以旁雜爲戒也

蔡哀侯起蔡哀侯結中間特提一筆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是非以楚伐蔡特以息伐蔡亦非以息伐蔡特以蔡伐蔡耳兩遂字相映出爾反爾一結直傳嬉笑怒罵之神

（蔡哀侯爲息侯誘蔡侯敗之于莘之故）蔡哀侯爲（去声）莘故。（繩譽也息嬀息侯之夫人有美色蔡侯極稱息嬀之美以告楚子一）繩息嬀以語（去声）楚子。（楚文王）楚子如息（如往也）以食（音嗣）（僞[illegible]酒食入享[illegible]）入享。遂滅息（因而滅息）以息嬀歸（虜其夫人而歸）。生（生長子堵敖[illegible]成王也楚人謂未成君爲敖）堵（丁古反）敖及成王焉。未言（[illegible]生二子與[illegible]無所語言）。楚子問之。對曰。吾（言我以一婦人之身既事息侯又事楚君乃二夫也）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縱然忍恥辱而不能就死）。其又奚言（倘何面目相對而語言乎）。楚子以蔡侯滅息（楚文王感息嬀之言因思滅息取嬀之故實由蔡侯）。遂伐蔡（遂伐蔡以說息嬀）。秋七月。楚入蔡（傳例曰弗地曰入言不有其地也）。君

天雨流芳

遂之爲言速也易也滅息速矣伐蔡亦不遲滅息易矣伐蔡亦不難寃寃相報如影隨形不爽分毫非獨天道好還出爾反爾亦人事必至之數左氏於此篇獨不言天道而引商書歸之人事有味哉

子曰。商書（商書盤庚有云）所謂惡之易也。（言人長惡不改則隨自及於禍易不難也）如火之燎于原。（如火之焚于原野○燎力召反又力鳥反）不可鄉邇。（勢雖燄盛不可近前）其猶可撲（人猶得撲之不難也）滅者。其如蔡哀侯乎。（其如哀侯自作不靖旋取敗伐易如反掌其如商書之所謂乎）

按唐錫周謂誰使楚子欲得息嬀者蔡侯也誰使楚子欲悅息嬀者蔡侯也然則誰使楚子入蔡者亦蔡侯也息謂蔡固自取其罪息惡得爲無罪哉當息侯聞蔡侯弗賓以嬀之故此小節也何至使謂楚王曰伐我吾求救於蔡而伐之楚子從之敗蔡師於莘以蔡侯獻舞歸於是蔡侯在楚因得以繩息嬀之美而陰使楚爲之報復乃人情之必然也由此觀之是伐息而取息嬀者息也非蔡也假使息不與楚謀蔡侯何因歸楚亦何因而繩息嬀哉則息嬀終於息蔡侯終於蔡而二國之事所謂息之滅蔡之繩非天之報施乎至若楚入蔡與蔡弗賓彼朁特權其輕重毫釐不爽耳豈泯而不分哉究而推之有容德乃大息之不忍小節而致大亂也實甚

天雨流芳

僖王胡齊惠王
立經皆不書

巴（巴國在巴郡江州縣隋改江州爲巴縣今屬四川重慶府）

僖王三年

十五年（鄭厲公復入元年）

僖王四年

十六年（秦武公卒德公立）（曲沃武公滅晉侯緡僖王命武公爲晉侯）

僖王五年

十七年（秦德公元年）（晉武公卒獻公詭諸立）

惠王元年

十八年（晉獻公元年）（秦德公卒宣公立）

惠王二年

十九年（秦宣公元年）（楚文王卒子堵敖立）（蔡哀侯卒穆侯肸立）

楚鬻拳以兵諫君（鬻拳楚大夫○鬻余六反○拳音權）（君楚文王也）

（先年冬巴人因鬭敖之亂以伐楚今年春楚文王興兵禦止之遂爲巴人所敗於楚之津地拳時爲大閽守城門故弗納王）

巴人伐楚楚子禦之。大敗于津。還。鬻拳弗

天雨流芳

【津】（楚地在今湖廣荊州府枝江縣或曰江陵縣有津鄉）

此傳先敘後斷因敘近事追敘前事本是兩開斷語御寫成一串筆力勁絶而敘從近事轉出前事作陪斷從前事遞出近事作結用筆賓主有法

【黃】（詮釋見前桓八年傳）

【湫】（南郡都縣有湫城在今湖廣襄陽府宜城縣）

楚豈無卿大夫而拳專葬事殊不可解

遂自殺也遂自刖也兩兩相對

（入國以激之）納。（黃國嬴姓楚子因弗納遂轉而伐黃）遂伐黃敗黃師于踖（踖陵黃地當在今河南汝寧府光州西南境）（在亦反）陵還及湫（湫楚地名）（子小反）有（楚文王病）疾。夏六月庚申卒。鬻拳葬諸夕室（葬文王於夕室之地）亦自殺（亦自表不納君之罪）也而葬於絰（田結反）皇（絰皇冢前闕生守門故死亦守其門）。初鬻拳強諫楚子（因他事強○強其亮切自諫楚文王是如木石然）楚子弗從（文王不聽其言）。臨之以兵（拳以兵脅制文王）懼而從之（文王懼而從拳之諫）。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刖（遂自斷其足）月也（既自刖不可復為大夫而以為大閽若今城門校尉官）。楚人以為大閽

天雨流芳

只兩語而愛君兩字寫得十分透足而自納納君絕妙轉換兩刑字絕妙頂針以串遞爲對仗以對仗爲回環筆法屢變爾工那得不獨步千古

左氏云一次強諫自刖再次強諫自殺人人如此諫諍則讒諂面諛之人無有矣文王能納諫可謂是君是臣生爲大閽死葬絰皇生死相依孤忠可表楚人能以此處鬻其亦當矣第不識能效而法之否

（以拳爲賢故大閽之名曰大伯○閽音昏）（使其子孫世主其職）謂之大伯使其後掌之。君子曰鬻拳可謂（其心可謂能愛其君矣）（以兵諫[illegible]而自刖其足）（既自刖足猶進此諫不忘納君於善）愛君矣。諫以自納於刑。刑猶不忘納君於善。

攷拳諫楚子雖非人臣之法然其忠誠懇至視死如歸死猶盡職較後世悚君親臨主辱臣死而彼猶柄執國政公然議和者視此奚啻霄壤所可惜者特其才識所見如此不能正名定分以格君非徒汲汲於勢分功利之餘恐其君不能雄長華夷故甘心殺身成仁耳非愛君而何夫盡己之謂忠事君而言忠亦盡己之能事而已聖賢愚智烏可一概論哉拳之所爲殆愚者之進己也謂人臣不可法則可謂拳非愛君則不可或有訾傳稱愛君此左氏見識不到處吁此言何妄也殊不知左氏斷語每即其事以諒其人無過情亦無不及情故於引經引古語引君子曰其間或揚或抑或以抑爲揚或以揚爲抑或抑之復揚

天雨流芳

此篇敘鄭伯和王室與下篇納王本一串事可分讀亦可合讀分讀則此篇先敘後斷以和王起納王止鄭伯爲主號公語只帶結一筆點逗

或揚之復抑無定例也此斷可謂句是虛揚一筆下二句則以揚爲抑也何也拳之刑君子之所不肯爲君之善亦君子之所不屑爲惟在楚之君臣可節取耳尋味細思精義自見或乃見識不到宜其妄非前賢

惠王三年　二十年　蔡穆侯元年　楚堵敖元年

十九年王子頹作亂子頹莊王之嬖妾子有寵惠王卽位取大夫之田闕宮室以益故五大夫奉子頹伐王不克奔溫旋奔衛衛師燕師伐周立子頹

春鄭伯和王室

鄭厲公欲和惠王子頹使各復其位

春、鄭伯和王室。不克（不克不能也）。執燕仲父（仲父南燕伯爲伐周故故鄭伯執之○燕平声）。夏。鄭伯遂以、王歸。王處于櫟（櫟鄭地詳釋見前傳報衛）。秋。王及鄭伯入于鄔（鄔卽桓王時所取鄭田）（鄔音武）

有法下篇兩敘兩斷以將王起惡王止亦鄭伯爲主虢公事各以對舉相形平側有法○合讀則由和而納田納而將而享而卒于惡王總以鄭伯爲主而徧舞樂備樂禍效尤遙遙相對前文整後文零星筆墨各變而線索呼應首尾極靈所謂分而爲璟合而爲璧者於此益信也

鄭伯納王爲王忽遞出虢公末將虢公語遞逗一筆以爲下背命同伐

遂入成周。取其寶器而還。冬。王子頹享五大夫。（十九年冬子頹立享蔿國邊伯子禽祝跪詹父五大夫之燕禮）樂及徧舞。（於黃帝堯舜夏商周六代之樂皆徧舞也）鄭伯聞之。見虢叔曰。寡人聞之。哀樂失時。（哀樂失時若當樂而哀當哀而樂謂之失時）殃咎必至。（則災殃咎戾必至其身）今王子頹歌舞不倦。（作樂必歌舞協律而不倦怠）樂禍也。（其樂乃[illegible]禍之時也）夫司寇行戮。（司寇刑官之長當行刑戮之時）君爲之不舉。（天子亦存哀恤之心而不舉盛饌）而況敢樂禍乎。奸王之位。（今子頹奸犯惠王而簒其位）禍孰大焉。（其禍無有大於此者）臨禍忘（臨禍而樂遂忘憂戚之心）

天雨流芳

起案筆勢飄逸有跨節生枝之妙左繡謂史記蔡澤聞之往入秦也筆法從此生出良然

弭　當在今河南開封府禹州密縣境

此篇自作三節讀首節只完納王事宜附前文之尾然曰胥命同伐便見事勢一體曰鄭伯將王又見鄭伯功高而王賜有厚薄此怨之所由生也起手全爲結處伏

（必有殺戮之憂以及其身）（汝我何不相與討子頹以納王乎）憂。憂必及之。盍納王乎。虢公曰。寡人之願也。

補音　○頹徒回反○前一樂字如字○後三樂字音落

（惠王四年）二十一年（鄭厲公卒子捷立是爲文公）（杞共公卒子惠公立）

鄭伯虢公納王（鄭虢相命于弭弭鄭地○弭莫禮反）（王城周京也時子頹篡立故伐之）（將猶奉也）（圉門亦周王城門）春。胥命于弭。夏。同伐王城。鄭伯將王自圉

天雨流芳

案次節以效尤斷樂而結之以鄭厲公卒末節以始惡斷子器而結之以王歸自虢本是對局然先敘效尤而補敘始惡則必留鞶鑑在後與子爵作伴而因提酒泉於前與虎牢作陪於事則聯者斷之於文則斷者聯之化整齊爲參差復還參差爲整齊後人不知類敘之法安得有此剪裁伸縮神妙不測也哉

若論器則鞶不如爵論地則酒泉不如虎牢作者析爲兩層見地勝於虢恬然安之器稍不如遽爾嗔怒以明惡不當惡爲後虢王使立案不

門入虢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頹及五大夫。鄭伯享王于闕西辟。（王既入國鄭伯乃享王于象魏之西偏）（闕象魏也）（蒲歷反）樂備。（備用六代之樂亦猶徧舞也）王與之武公之略。（鄭武公傅平王平王賜之地自虎牢以東後失其地今鄭故復與之略界也）自虎牢以東。原伯曰。（原莊公也）鄭伯效尤。（效王子頹徧舞之尤）其亦將有咎。（亦必有殃咎也）五月。鄭厲公卒。王巡虢守。（巡守於虢國）（去聲）虢公爲王宮于玤。（玤虢地名）棒（蒲項反）王與之酒泉。（酒泉周邑名）鄭伯之享王

天雨流芳

獨行文恐費轉折也前篇以虢作拖後篇以虢作煞俱相準而立意法妙

虎牢（河南成皋縣○今開封府鄭州汜水縣西有虎牢城）

蚌（在今河南河南府澠池縣界）

酒泉（今陝西西安府同州有甘泉出醴谷中造酒尤美名酒泉）

（后王后也鞶帶也鞶鑑帶而以鑑為飾者予之與厲公也○鞶音盤）（請器於王）

也。王以后之鞶鑑予之。虢公請器。王予之

（爵飲酒器）（虢重予爵鄭伯惡王有偏予）

爵。鄭伯由是始惡（去声）於王。冬。王歸自虢。

（鄭文公元年）（楚熊惲弒其兄堵敖而自立是為成王元年）（杞惠公元年）

惠王五年

二十二年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御寇宣公大子陳人惡其殺大子之名故不稱君父以國討公子告○御音語）

天雨流芳

此篇敘陳桓事分兩截上截即小見大以仁義斷結下截原始要終以始大得政斷結一辭卿而爲工正固不料想他日之至並正卿而得政也註云陳桓有禮於齊子孫得協於卜兩截一綫眼光直注春秋之末不特一篇之首尾呼應而已

上截一辭卿用詳筆而引詩自斷一辭飲用簡筆而以君子曰斷下截一卜妻用簡筆而引詩作斷一筆少用繁筆而以釋卦辭作斷上下俱用兩對立格而句調各

（史記陳世家宣公安姬生子款欲立之乃殺其大子御寇寇素愛厲公之子完完懼禍及己故奔於齊）（完與顓孫皆大子黨）

春陳人殺其大子御寇陳公子完與顓孫（來奔於魯）（齊桓公也）（敬仲公子完字）奔齊顓孫自齊來奔齊侯使敬仲爲卿辭（羈寄也旅客也○羈居宜切）（僥幸而得赦宥○幸胡耿切[illegible]去声）（得及至於齊國寬大之政）（以蒙齊君）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及於寬政赦其不（赦我不閑習於教訓之過）（而不訓出奔之罪戾）（去離負擔奔走之○弛音豕○擔勞得息肩於此丁暫切又平声）閑於教訓而免於罪戾弛於負擔君之惠（臣得君之惠多矣）（豈敢辱齊卿之高位）（以召官府之謗讟言無德不能共職也）（請誓死而不敢受）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請以死

天雨流芳

不相侔

〔拔〕上截寫陳完才德兼備宜其燕翼貽謀克昌厥後已爲下文始大得政伏脈又於出奔正面完全斷定似乎無容復敘矣忽生出卜筮兩番奇文與義騰空駕馭直形得上文實際有本有源非過情虛譽也此文家運虛於實之法

〔拔〕辭卿語文情婉秀辭飲語意氣剛方儒雅之士骨鯁之臣

提一初字分明另作排場史家往往因敘一事特綜其顛末而通論之其法大都本此

告。詩云（逸詩有云）翹翹車乘。（翹翹遠貌言以車乘自遠來迎）招我以弓。（而又招我以弓古者以弓聘士）豈不欲往。（豈不慕顯榮而欲往）畏我友朋。（懼爲朋友所議責也）使爲工正。（既辭卿桓公欲使爲掌百工之長）飲（去声）桓公酒（桓公愛其賢而就其家飲酒）樂。（桓公飲樂）公曰以火繼之。（公樂而不忍即歸故欲繼之以燭）辭曰。（敬仲辭之）臣卜其晝。（言臣之享君禮當卜其日之吉）未卜其夜。（未之卜也）不敢。（若夜飲則臣不敢以火繼之）君子曰。酒以成禮（飲酒所以成其歡敬之禮）不繼以淫（繼以夜飲則爲淫矣謂過也）義也（今敬仲辭夜飲得事君之義也）以君成禮。（以君欲飲酒而成禮）弗納於淫。（敬仲不納其君於淫湎）仁也。（得愛君之仁也）初。懿氏（懿氏陳大夫也）卜妻（將以女妻公子完而卜其吉凶）（去声）敬仲。其妻

天雨流芳

按究之卜妻一段於出奔昌後吉凶已明白宣示矣可不必再舉筮少以浮夸之然左氏所以並舉之者非好爲煩瑣也亦本洪範龜從筮從之義傳至得政而卿士從庶民從矣合前後觀之謂之大同不信然乎讀者須善會之

先敘卜妻後敘筮生俱用逆追

○看此處直敘陳厲公生敬仲亦得乃突從蔡出蔡立前一層落下亦有蘊本也太伯不嗣王季繼立而後周命維新作者竟是此意後來太史公遂援此以爲法

（懿氏之妻從而占之曰吉）（其占之辭是謂）（雄曰鳳雌曰凰雄雌同飛）（相和而鳴其聲鏘鏘）

占之。曰吉。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音鎗）有

（媯陳姓言雖媯姓之後）（必生育于姜姓國）（五世之後始見昌盛）（得爲上大夫而同于正卿）

媯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叶羌）

（至八世之後）（則其位高大莫與之比也京也）（其母蔡國之女也）

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叶涼）陳厲公蔡出也。故

（五父陳佗也殺陳佗在桓六年）（立厲公也）

蔡人殺五父而立之。生敬仲。其少也。周史

（周之大史有以周易象數之學見陳侯言吉凶者）（厲公使大史爲敬仲筮吉凶）（筮得本卦爲風地觀）

有以周易見（去声）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

大雨流芳

本卦風地觀　變卦天地否
爻☷坤下☷坤下
爻☴巽上☰乾上

又將爻象取義總斷一遍復將卦之體用解透一遍然後將爻辭卦象斷語分疏一遍解占交莫詳於此古雋之至觸手而來亦左氏得意處

徐寧世曰詩詞冷逸卜詞雅麗筮詞奇質

（四爻變而爲天地否）（據聖人取觀卦六四爻辭之義言以六四爲近九五君象得觀上國之光華）（而利其用以作賓于王家）（去声下同）之否。（音丕）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由卦之爻辭觀之陳[illegible]辭後作賓周家者今敬仲筮此其得代陳得國爲諸侯也）（乃又不應在本國當在他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又非在此時敬仲之身）（[illegible]在敬仲[illegible]孫能代陳有國）（蓋其光遠被而必自他處[illegible]往觀之而始有明耀也）（以所占觀卦之體言之坤下巽上坤）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坤（爲土而巽爲風也）（則四爻變爲否卦之體言之巽變爲乾乾爲天也風天同宮皆居坤土之上而兩卦之互體亦同宮其觀卦三四五爻互爲艮其否卦二）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爲天於土上。山也。（三四爻亦互爲艮蓋艮爲山也）（合正卦變卦互卦之德用言之巽木互居艮山）（山爲有山之材巽變乾爲天是以天光照臨巽木於是居於坤土之上）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土上。

天雨流芳

詳細斷釋正爲此其昌乎作勢

唐錫周曰文章要成家數此篇純以韻語結成異彩襯出一箇風流儒雅公子

辭爲卿一段辭夜飲一段寫敬仲不可及處兩辭曰句作一瑣懿氏卜之一段陳侯筮之一段寫敬仲不可量處兩是謂字作一瑣

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庭實旅百。（艮爲門庭乾爲金玉坤爲布帛諸侯朝王陳贄幣之象旅陳也百言物備）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賓于王。猶有觀焉。（因觀文以博古故曰猶有觀焉）故曰其在後乎。風行而著（直畧反）于土。故曰其在異國乎。若在異國。必姜姓也。（姜姓之先堯之四岳也）姜大嶽之後也。（敬仲所筮之卦互變爲艮上通於乾如山之爲嶽高可配天故知敬仲當興於太嶽之後也）山嶽則配天。物莫能兩

天雨流芳

始大得政四語截然而止

（然凡天下之物莫能兩大）（若將來陳國衰微則敬仲之子孫在異國者必能昌大）（昭公八年楚滅陳也）（桓子敬仲五世孫名無字）大。陳衰此其昌乎。故陳之初亡也。陳桓子（始大於齊應五世其昌）（哀公十七年楚復滅陳）（成子陳常也敬仲八世孫而專齊政應八世之後莫與之京）始大於齊。其後亡也。成子得政。

（惠王六年）二十三年（楚成王元年）（曹莊公卒子夷立是爲僖公）

夏公如齊觀社（齊因祭社蒐軍實故公往觀之）

天雨流芳

此篇正大文字禮字起法字結中分兩層前一層就事說會朝分征伐合後一層就人說王侯分君字合相承說落都在賓位中鋪排只將不舉輕輕轉出不法主位收住通篇無一閒字無一寬調而承轉起結不明着一筆呼應乃又一落也

語錬而整筆宕而逸

有本有行之爲禮後人奉之即爲法兩歸者能爲此否

（傳言不會於禮）

公如齊觀社非禮也。曹劌諫曰。不可。夫禮。

（禮所以整上下守民志故可以整齊於民也）（諸侯會之禮所以教訓在下奉天子之法則）（所以節其財用合出貢賦之多少）

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

（其相朝於王之禮所以正班大國小國爵位尊卑之義）（所以帥長幼年齒之次序）

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征伐

（其有不朝不會者則以兵征伐而討其罪）（是故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天子適諸侯曰巡守）（以大講習會朝之禮）

以討其不然。諸侯有王。王有巡守（去声）以大

（若非朝會之事）（國君無故不舉動矣）（人君舉動史官必書於策）（苟所書舉動不合禮法）

習之。非是。君不舉矣。君舉必書。書而不法。

天雨流芳

（使後嗣子孫何以爲觀感也）

後嗣何觀。

左翼云說朝會必兼征伐言者因齊因祭社蒐軍實公往觀之故也觀社而往不算朝會雖蒐軍實不算征伐以事論之既不合禮即以人論彼非天子不應有王我非[illegible]不當巡守於禮兩相發明非禮二字最爲詳盡曹劌識見實在衆仲諸人[illegible]曾不能荅從可嘆也

（惠王七年）

二十四年（曹僖公元年）

（刻鏤也桷椽也桓宮桓公之廟也將逆夫人故爲盛飾）

春王三月刻桓宮桷

（塗丹漆於桓宮之楹楹柱也丹朱也）（○楹音盈）（○桷音角）（二者皆不合於禮也）

去年秋。丹桓宮之楹。春。刻其桷。皆非禮也。

天雨流芳

諷止四語刺入心血莊公竟不醒悟而使大夫宗婦用幣同贄一失再失公實無人心矣○四語泛切順逆分合俱到簡老之極左蠶云丹楹刻桷爲哀姜廟見也

胡傳夫人至大夫郊迎明日執贄以見宗婦大夫之妻也公事曰見私事曰覿見夫人禮也曷爲以私言之夫人不可見于宗廟則不可以臨羣臣故以私言之穀梁曰禮大夫不見夫人

（御孫魯大夫○御上声晉有御邑）（奢侈者爲惡必大）

御孫諫曰。臣聞之。儉。德之共（音恭）也。侈。惡之

（今先君之德本無雕飾乃儉德也）（而君忽納雕飾是爲納先君於大惡）

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

可乎。

（不言至而言入者公羊傳以爲姜氏惡公不與公俱入蓋以孟任故丁丑入而明日乃朝廟）（宗婦同姓大夫之妻禮小君至）

二十四年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戊寅。大夫宗

（大夫執贄以見明臣子之道莊公欲奢夸夫人故使大夫宗婦同贄俱見）

婦覿用幣

天雨流芳

此兩篇可合爲一前篇冊謚刻桷盛飾踰制徒誇鄰人之女不顧附父於罪非所謂孝也後篇宗婦幣覿男女同贄欲圖夫人之歡遂失治齊大節非所謂義也一忍彭生之恥一啓共仲之殺御孫蓋有深意存焉

○是一篇前案後斷文

秋．（齊襄公之女也）哀姜至。公使宗婦覿。用幣。非禮也。（禮大夫見夫人用幣爲贄今宗婦見夫人亦用幣爲贄故曰非禮也）（蓋欲奢夸夫人而不以禮節也）御孫曰。男贄。（○贄音至）大者玉帛。（公侯伯子男執玉諸侯世子執帛）小者禽鳥。（卿執羔大夫執雁士執雉）以章物也。（所以章明貴賤於執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榛小栗栗取其戰栗也棗取其早起也脩脯取其自脩也所以告虔敬也）今男女同贄。（今宗婦覿用幣則男女同贄）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家齊而後國治所以爲國之大節）而由夫人亂之。（由夫人而亂男女之大節）無乃不可乎。

天雨流芳

呂氏大圭曰天子伐鼓于社社陰之神也日食則陰勝陽也天子尊故責神諸侯卑自責而已諸侯鼓于社非正也復用牲非禮也牲者祭祀之事牛必滌三月三月之後方成牲日食而用牲取具於臨時而已

趙氏恆曰鼓社則有責神之意用牲則有諂神之意見魯人無恐懼修省之實也鼓社之爲責神蓋朝者己之所居社者神之所居故鼓于朝則爲責己而鼓社則爲責神也責神者責陰之不宜侵陽責己者諸侯

（衛惠公卒子赤立是爲懿公）

（惠王八年）二十五年

（周六月夏四月）（胡傳鼓用牲于社何以書譏其不鼓于朝而鼓于社又用牲則非禮矣）（何氏休曰社者土地之主也月）

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

（者陰之精也上繫於天而犯日故鳴鼓而攻之脅其本也）（門國門也）（高氏閌曰自古豈有伐鼓用牲救水之禮乎）

社。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日食諸侯當鼓于朝退而自責用幣于社請於上天今鼓于社而又用牲皆非常用之禮也故曰非常也杜註以爲非常鼓之月以）

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

（長歷推之辛未實七月朔置閏失所故錯此說非蓋因誤解唯字作獨字也閏豈有錯乎愚按唯字是語助辭正月實建巳純陽之月卽此六月也慝陰氣也若遇）

常也。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

天雨流芳

本臣下陰之象也

劉氏敞曰幣請之也鼓攻之也牲享之也鼓用牲于社于門則非禮也故譏

按杜註謂置閏失所遂將唯正月之朔作推開泛講是專讀唯字而輕讀於是乎字也愚謂唯字是用輕折於是乎字方用重筆遍繫斷案下段凡字非字亦然然非妄抒臆見也即鄧氏補正亦以杜說非是

（此月日食於是乎用幣于社以請救伐鼓于朝以自責可也細按於是乎二語明是斷案有不宜妄行僭亂以自取罪戾意在）

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秋大水。鼓用牲

（亦常用之禮也）（凡天災謂水火旱荒之類若遇此災祇用幣以請救不可享牲以求免）（至若鼓除

于社于門亦非常也。凡天災有幣無牲。非

非日月之災而後可用伐[illegible]眚不鼓不足以伸陽而抑陰也范氏甯曰鼓有聲皆陽事以壓陰氣○按凡天災二語亦斷其不宜用鼓用牲非譏其于門于社也）

日月之眚（音生上）不鼓（衛懿公元年）

審生

（惠王九年）二十六年

（惠王十年）二十七年

（伯姬魯莊公女而嫁於杞者公會之洮魯地名）

春公會杞伯姬于洮（音叨）冬杞伯姬來（來者歸寧父母也）

洮今山東東昌府濮州南五十里有洮城亦作桃城

此亦兩條相對並舉之文上條兩頭陪中間主下條前主後賓上整下叠另一章法

上以公會爲言見公之不宜會也下以姬來爲言見姬之不宜來也上三叠成文下兩叠夾四叠成文既整齊而又參差

杞姒姓武王克殷求夏禹之苗裔得東樓公而封於杞先都在今河南杞縣後遷都在今山東

（非饋以禮之事也）春。公會杞伯姬于洮。非事也。天子非展義（非展布德義則不巡守）不巡守。諸侯非民事（非為民事則不輕舉動）不舉。卿非君命（非奉命出使則不敢私出他國）不越竟。（竟上声）冬。杞伯姬來。歸寧也。（歸問父母安否）凡諸侯之女歸寧（此言春秋凡書諸侯之女出入之法）（歸寧父母則書之曰來　婦人所出而歸其國則書來歸歸者不反之辭）曰來。出曰來歸。（此言春秋凡書夫人出入之法歸寧則書如某爲吾國所出而歸其母家則書）夫人歸寧曰如某。出曰歸（歸如某如往也）如某。

天雨流芳

安邱縣

戰以得民爲本民之得失係乎君之是非一驕字卽失衆必禮樂慈愛然後得衆故失易而得難也士蔿之論有本有識非韜畧家能見到

文分兩層一層近事一層遠謀雖論虢公究未限定虢也意欲晉侯知所畜而不驕也玩若字必字而後字兩大字可見彼一此易如反掌可不愼乎此其所以止

士蔿止晉侯伐虢（無經）（晉大夫○蔿于鬼切）（虢公爲人矜驕而屢伐晉國）（晉不能報是驟得勝於我）

晉侯將伐虢。士蔿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必易晉而[illegible]民見棄則失衆心）（撫養其民[illegible]然後從而伐之）（虢公雖欲禦我晉師）

勝於我。必棄其民。無衆而後伐之。欲禦我（而民誰肯與之効死也）（人君以此四者敎民所以畜民爲戰鬬之本也）（夫必使民知忠順以事其上喜樂以和其衆）

誰與。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音落）（愛君如愛親痛君如哀喪）（然後百姓協和衆心向化而可以戰也）（今虢棄其民是平日不知畜戰也）（○亟音棘）

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虢弗畜也。亟

天雨流芳

伐虢也不可而後可兩兩相映處卻仍以虢弗畜也收住便無痕迹用筆最爲深稔

賈　國名伯爵姬姓後爲晉所滅今山西平陽府臨汾縣有賈城

驪　戎國姬姓今陝西西安府臨潼縣東二十四里有驪戎城

此篇敘晉變驪姬欲立其子卻先從娶賈層次引入蓋正敘之前有原敘法也以驪姬爲主二五爲佐故中間特用兩筆提明前略字從主引

（而又屢年伐晉以戰爲事致妨農時將有饑饉之患）（不曰將亡而曰將饑乃又轉出一層與禦我誰與不複此另一應法）戰將饑。

（惠王十一年）二十八年

晉獻公娶驪（音離）姬

晉獻公娶于賈（賈國之女姬姓）。無子。烝於齊姜。（齊姜武公之妾獻公庶母）生秦穆夫（生一子一女女嫁于秦爲穆公夫人）人。及大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大戎唐叔子孫別在戎狄者姬姓以狐爲氏故曰狐姬）

古城區圖書館　天雨流芳

出佐後卒與從亡抱到主一順一逆章法如環

大戎（常在今陝西延安府境）

小戎（此即瓜州之允姓戎也故瓜州在今陝西肅州府五百二十六里）

蒲（在平陽蒲子縣○今隰州東北有蒲子故城）

屈（今吉州東北二十里有北屈廢縣蒲屈俱屬山西平陽府）

二五語分兩層前反後正前泛後切以不可無主之害跌轉到三公子

（重耳晉文公名）（小戎允姓之戎子女也夷吾晉惠公名）

生重（平声）耳。小戎子生夷吾。晉伐驪戎。驪戎（驪戎男爵納女于晉以求成女娶也）（獻公[illegible]驪姬嬖）（驪姬之妹）

男。女（去声）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欲立奚齊爲太子）（賄賂閨闥外之嬖臣姓梁名五者）（與在關塞之嬖臣五者）

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曲沃乃桓叔所封之邑先君宗廟在焉）（蒲屈乃晉國疆場之邑與戎地接壤）

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二屈。君（○屈字凡地名人姓皆九勿切屈伸則音詘）（無人爲之主）

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

天雨流芳

爲主之利又驚嚇晉獻又撑高三子又欣動君心全不露半點本色神乎讒矣

按讒間得力在此使俱曰一番設想足以動晉獻心昔意昔竟以爲忠告之語所謂讒言孔甘亂是用惔良足信也諸解謂獻公未決姬復使二五但説然則前使言於公者是一五非二五

疆場（大界曰疆小界曰場○場音亦）無主則啓戎心。（戎生心則窺伺於外）戎之生心民慢其政。（民不威則慢其政於內）國之患也。（皆國家之大患也）若使大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如此則內可以使民知畏懼而外亦可以絶戎狄窺伺之心）且旌君伐（且可以旌表吾君之功伐也）使俱曰狄之廣莫（如是使國人皆曰狄之土地雖然曠絶）於晉爲都。（若遣二公子都蒲與屈而接壤於狄）晉之啓土。（將從此滅狄而大開晉之土宇）不亦宜乎。（其理不亦宜乎此其所以旌君伐也）晉侯説（音悅）之。夏使大子主曲沃重

大雨流芳

乎何所據俱於後而不俱於前哉總之讒言之入人耳而蕩人心者必用旁敲側擊之法迎其機而道之無不中肯矣此番稱贊三子之才可以威民懼戎便暗含晉侯心志矣隨用且字挑一筆便住從復在國人皆曰上表君伐豈非三子之才可使歟則曲沃蒲屈必用之以爲主也宜矣獻公安得不說駭姬徒知爲其子謀安全而不知三子實繫有徙奚卓在內孤立無黨卒致里克之亂毫無顧忌非姬之過歟假使姬不謀而三子或不幾於

（皆出居邊鄙之邑）

耳主蒲城。夷吾主屈。羣公子皆鄙。唯二姬

（唯奚齊卓子居於絳晉國內絳晉國都也）（大子及羣公子皆居於外故讒譖得行而奚齊遂立爲大子）

之子在絳。二五卒與驪姬譖羣公子而立

（二[illegible][illegible]耦以譖二人共[illegible][illegible]晉室也）

奚齊。晉人謂之二五耦。

主或庸君獻公一世奸雄何至爲一婦人所戕其骨肉自毁其國家及觀左氏所敘乃知獻公入其彀中雖死不能悟者以姬之機深而用微假手於人而幾微不露其迹也夫申生既立固位東宮爲人心所屬重耳夷吾俱長且賢又賢而得士姬欲奪之而立其子亦難乎將欲讒之必先疏之將欲疏之必先親之乃托爲威民懼戎之謀既所以安國家而重三子又加以廣莫啓土之說所以中其欲而悅其心乃使二五進之於外一字不出之於宮中不但公不知爲姬之謀卽三子亦不知爲姬之謀也無迹無形無聲無臭得不渾然入其彀中乎弄獻公如嬰兒除三子如草芥婦人之奸至驪姬止矣有國家者其

天雨流芳

死害人者終爲人所害禍福無門唯人自召豈天道之無知哉有國有家者可不戒乎

蠱字用得奇巧物必先腐也而後虫出之子元以息嬀會事二夫故淫念頓起左氏以蠱字寫生並不論其孰邪孰正耳直就淫亂之行游戲之戳兩兩相配率筆傳來總不外一蠱字爲之關照也

不尋仇讎便是責備于

不辨之於其早乎

（二十八年）秋荆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楚相號令尹）（子元文王之弟）（蠱淫惑也）（夫人文王之妻息嬀也）（館舍于楚宮之側）

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爲館于其宮側

（振動也萬舞名振舞所以感動息嬀之心也）（舞以羽爲文以干爲武先君所以用此舞者）

而振萬焉。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

（爲國之祀戎皆習用也）（今令尹不尋用此舞樂習武備以討鄭○仇音求怨敵也）（無故而振萬于我宮之側婦人既寡自稱未亡人）

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尋諸仇讎。而于未亡

天雨流芳

元說未亡人必是守節不亂了元不悟而猶欲逢其所欲以悅之草草了局何其愚哉

桐邱許昌縣東北有桐邱城許昌故城在今河南開封府許州東北四十里

人之側。不亦異乎。（不亦異乎先君用舞之意乎）御人（御人夫人之侍人）以告子元。（以夫人之泣辭告子元）子元曰。婦人不忘襲讎。我反忘之。（言息媯尚不忘討讎）秋。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伐鄭[illegible]舊本[illegible]）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邱。（約畏楚師將奔於桐邱之地）諜（迭協切）告曰。楚幕（音莫）有烏。乃止。（幕軍帳也人聚則烏不敢棲今幕上有烏知楚兵遁矣）（鄭人止而不奔）

天雨流芳

（四句本下說發明時字首句畧變又一法也）

（惠王十二年）

二十九年（諸防皆魯邑傳例曰書時也凡非備難有所興作皆重民力故以釋之）

城諸及防

（周十二月今之十月經書之以其得時也言凡興作土功周十一月今之九月）

冬十二月。城諸及防。書時也。凡土功。龍見

（也時龍星角亢晨見東方三務始畢則戒民以土功之事大火心星次角亢見者致築作之物周十二月今十月定星昏中於是樹板幹而興）

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

（工作日既南至微陽始動則土功息）

（音再）日至而畢。

大雨流芳

子元不死子文不興毀家紓難覗館宮振萬者何啻天懸地絕初政便自如此宜楚之駸駸日盛也

惠王十三年

三十年

（秦宣公卒成公立）

楚殺子元（自以伐鄭之功可以逐夫人之欲故徑居王宮而欲淫夫人矣）

楚公子元歸自伐鄭。而處王宮。鬬射（音石）師諫。則執而梏之。（械足曰桎械手曰梏○梏古鵠）秋。申公（申楚縣大夫而僭稱公）鬬班殺子元。鬬穀（穀正字今通作榖）亘遣于（音烏）菟（音徒）（鬬令尹子文姓名）爲令尹。自毀其家（自毀滅其家）以紓楚國之（以紓緩楚國之患雖楚國之難由家強而臣弱故子文先自毀其家）

天雨流芳 圖書館

來獻者卑辭也齊桓北伐山戎矜功恃勝以其所俘誇示鄰國故公羊以爲威我不相遺俘聖人直以來獻爲文且愧之而稱爵言齊侯來獻是以王待魯也篇中特提獻土正得春秋之旨末我諸侯不相遺俘威我而適以辱我故爲非禮先断一筆以下四句上重下輕而中國句御

難 去声

（秦成公元年）

（惠王十四年）三十一年

（傳曰諸侯不相遺俘戰所獲物曰捷獻者奉上之辭齊侯伐山戎以所捷之物來獻於魯故書以示過也）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戎山戎北狄也）（非諸侯相遺之禮也）

齊侯來獻戎捷。（以所捷獻于天子）非禮也。（天子以其功曉諭四夷而警懼之）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國則否。（若征討中國諸侯雖捷亦不獻于王以崇恩愛示不忍也）諸侯

大雨流芳

緊頂警于夷作回應不相遺俘句御掉轉與獻于王作回應又於非禮說得正經雪亮着墨無多已包括盡致不徒以奇偶目之也

此篇上下兩截中用過渡上論降神下論聽神語雖殊而意實同俱以德字作基址將興將亡作眼架監觀聽作門戶而首尾亦各自廻環御

（若伐戎狄則不得獻俘於列國諸侯）不相遺（去聲）俘。（音孚）

（惠王十五年）三十二年

（周史之官名過者）

（有神降於莘能言語以接人而形不可見也莘虢地）

內史過論神降於莘（音辛）

有神降於莘。惠王問諸內史過（平聲）曰。是何故也。對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也。（監察其德之厚薄）

於楚齊中參變化也

上截泛說理下截論事而兩享字前以人爲主其理是後以神爲主其義非合而觀之豈非得神以興亦有以亡與聽明正直依人而行之說互相發明哉所謂分而二合而爲一者也直作一篇前虛後實文字讀

王問何故也以爲怪過曰虞夏商周皆有之則非怪矣非怪則聰明正直而壹者也豈非尚德乎

過渡收上起下俱以簡勁突兀之筆行之

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觀視其積惡之淺深）故有得神以興（有得神降而國興）

亦有以亡。（亦有得神降而國亡者）（[illegible]夏上[illegible]）虞夏商周皆有之。（其興亡皆有神異）王曰。若之何。（將何以處之）

對曰。以其物享焉。（神[illegible]祭以其物而享之）其至之日。亦其物也。（其所祭之物即以所至之日取義亦其物也如神以甲乙日至祭先脾玉用蒼服上青以此類祭之）王

從之。（王從其言即使過往祭神）內史過往。聞虢請命。（過如莘聞虢公請命於神而求賜）反曰。（自莘而反歸於國曰）虢必亡矣。

虐而聽於神。（行虐民之政而徒聽於神故知其必亡也）神居莘。六月。（神降諸莘有六月之久）虢公使祝應。宗（虢公使大祝宗人大史三人享神請命應區嚚三人名）

天雨流芳

左翼云不務民義而諂瀆鬼神聖賢屢以爲戒篇中所言皆至精至粹之論也秦皇漢武窮極以求神仙了無證驗蕭衍宋徽乃更餓死臺城受辱漠北虐而聽於神者有何益乎前言神降虛論其理後言聽神實證其事兩截三段變化無蹤

區史嚚享焉。神賜之土田。（神賜虢公以廣闢土田之命）史嚚曰。虢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爲政而順民心之所欲）聽於民。將亡。聽於神。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聰無所不聞明無所不見正大而好惡無私剛直而享賜不苟此四者蓋專一而不二者也）依人而行。（依人之善惡而禍福行之）虢多涼德（今虢多虐民涼薄之德）其何土之能得。（神必依其涼德而禍行之而何能致賜土田之福）

天雨流芳

此篇敘公薨事以子般爲主分四段首段敘般所由生以明似適非適無他長子般亦當立次段敘犖所以弒般之由公亦不免失刑三段敘共仲所以弒般之由皆由公無果斷四段合敘共仲與犖弒般事蓋般之死始終皆公之過犖

（牙慶父同母弟僖叔也飲酖而死不以罪告故得書卒）（口癸亥皆上書）

三十二年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八月癸亥公（路寢正寢也公薨皆書其所詳凶變也）（般莊公大子先君未葬故不稱爵不書弒諱之也）薨于路寢冬十月己未子般（音班）卒

（築臺不書不告廟也大抵是世子時事臨至也黨氏魯大夫也）（孟任黨氏之女莊公見其美從而要之）（女閟而不肯從閟閉門也）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閟。（音祕）而以（公言從之我以汝爲夫人）（孟任遂許從公）（因割臂血與公盟誓無返悔也）（孟任所生）（雩者祭天與祈甘雨也）夫人言。許之。割臂盟公。生子般焉。雩。（音于）講（講肄也祭必樂舞先肄習于大夫梁氏之家）（女公子子般之妹觀肄樂）（圉人掌養馬者名犖）（自牆外以慢言戲女公子）于梁氏。女公子觀之。圉人犖（音洛）自牆外與

天雨流芳

一國人殺便殺之何必委任無權之公子般爲長子須早定位何故待疾而問後又何故先問於奸人哉公之貽謀不臧也明甚

詭犖有力便自驚惶既不敢鞭又何敢殺可笑

立弟立子權由在我安用一問再問哉

接連兩箇慶父材出於叔牙之口傳入成季之耳俱絕無問答而二子已滿腔成竹矣莊公卻毫不專主何耶三家之强其機已兆於此矣乎

之戲。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殺之是不（蓋覆也稷門魯南城門犖自投接其屋之桷反覆門上劉炫曰車蓋蓋爲之輈而帆風非有力者不能投之使上）（問誰可立爲君）可鞭。犖有力焉。能投蓋於稷門。公疾問後（者）（叔牙慶父皆公庶弟）（蓋欲立其同母兄也）（季友莊公母弟）於叔牙。對曰。慶父材。問於季友。對曰。臣以（臣願立般爲君）（言前）死奉般。公曰。鄉（音向）者牙曰慶父材。成季使（成季聞叔牙欲立慶父乃矯君命使人命叔牙待君命於魯大夫鍼巫氏之家）（酖鳥名其羽有毒漬酒中能殺人）以君命命僖叔待於鍼（其廉反）巫氏。使鍼季酖

天雨流芳

按成季黨鍼巫其仲黨圉人勢均力敵畧無軒輊宜乎兩敗俱傷爲成季計須内固人心外倚大援然後左袒多徒何虞弑臣擁握重兵哉如此則負扆踐祚之業不幾復見於今日耶以死奉般之言亦無慚見莊公於地下豈不偉哉乃徒知殺叔牙無他慶次黨氏爲得援何其愚也卒之不能討賊畏死出奔人咸謂共仲賊般而吾謂般之死由季之不忠也吁可慨也乎

（強之使飲曰飲此酒而死將來猶爲汝立後人於魯）（若不肯飲亦必致汝于死並不爲汝立後）（直禁切）之。曰飲此。則有後於魯國。不然。死且無（叔牙飲之）（今山東兖州府曲阜縣南有逵泉是也）（不以罪誅故得立其後而世其祿）後。飲之。歸及逵泉而卒。立叔孫氏。八月癸（即喪位也）（次舍也黨氏般之母氏）亥。公薨于路寢。子般即位。次于黨氏。冬十（即慶父）（賊殺也）月己未。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于黨氏。成（閔公莊公之庶子於是年八歲）季奔陳。立閔公。

天雨流芳

新訂匡左傳快讀卷之三終

天雨流芳

古城區圖書館
天雨流芳